



10834

文肅公主峯羅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南

南城羅瑞景鳴著

行狀

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公行狀

弘治七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庚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樂謝公卒于家其子鄉貢進士廷柱歷中書事得計泣以聞上詔禮部遣祭工

部遣官營葬事蓋公品正三階通議大夫寔在廷大臣典禮亦宜之公諱士元字仲仁登景

羅文肅公集

卷十三

一

升三百九十三

泰甲戌進士官戶部雲南司主事建昌知府歷廣信永平二府四川右叅政右布政使至今官歿歷凡三十有七年弘治庚戌年六十七以疾請歸長樂疾良愈又四年疾復作至是卒年

七十公自爲童時已嶄然夔出卽知爲學嘗在鄉校陳祖妣中書舍人登之女弟也最有識鑒過見公在群兒中目光如炬喜曰吾恃此孫大謝氏又嘗於僧樓居陳夔大星起樓上寤而覺公於居以爲公占旣長通毛詩出入諸經子

史爲文詞非古不學場屋之習其餘事也故禮部廷試皆入高等在部督通州倉首陳四弊大爲部諸老所竒而苦於持正尤勇與閹人敵閹不勝忿欲中傷之幸其去而繁群胥使織公罪不可得時崔莊敏公爲少宰薦公於太宰王忠肅公以公才宜典郡遂以知建昌建昌民錯兵居穿窬夜舊六七發而兵官影庇不可爬搜民大困公至以它事恐兵官皆服粟自危姦無所伏郭内外十里不拾遺民日就饒溢乃大新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三

二

升三百三十一

學宮作禮樂器立觀德亭考射禮於吳諭德臺弼購書萬卷貯講堂江以南學爲極盛新藩臬分司新驛屋及船郵亭如之以賓新城樓及櫓以戒戎新城隍廟風雲雷雨壇壇社如之以禮神祠李先生觀墓表黃孝子譚節婦門以風俗皆其請而行之者也有圖曰敦化曰表忠曰勸學圖繫以詩摹流民間亦以風俗尤戚兄弟之相訟者多詩以諭之惟曾氏一詩與三圖今盛傳於人政大要於止姦南城民有得石像潛

蒙以腐鼠置屋上鴉群噪而啄之去來盤旋民
伴驚集其隣對屋下之以爲神姬叟謹趨如市
公取其石碎於庭而止復有巫自魯來妖憑之
言禍福如響公曰是濟人所神爲靈哥者今越
吾境何能爲妖謂巫曰吾畏謝公吾去巫忽覺
如常女子先時民劊于僞平章之虐宣德中

荆國新去之蘄吏治多姑息而無良習歸入骨
至公猶欲來歸也懷僞券訟田宅者貫魚來而
推其一人先入券初見公卽叱曰爾何僞乃爾

羅方肅公集

卷廿三

三

五百卅

民警以爲神而僚吏愕不知何以公笑曰吾見
其券年踰二紀而券之紙今式也令吏試抱二
紀前案驗紙式果然諸伺于門皆逸去比郡一
再饑郡民始而警然旣而寂然若不知者公豫
倡以俸金而富民爭開廩延糴不旬日而新穀
升閉廩者十七八貳佐自遠歸載酒飲其邸部
使至過引諸已而善必歸之故終其任而胥隸
亦不聞有所按逮者屬有疾日一入其寢死殯
祭之而爲之歸蔡教授死劉訓導繼之二室之

發垂欲流公歸蔡于漳歸劉于蜀今漳蜀之人
猶稱公仁者成化中大理卿夏公來考察江西
列薦者四人公其一焉大約謂公崇尚風教庶
幾於古循良而遂有父母妻之封九載郡民詣
闕上書請留陛從三品俸仍留郡諸生生祠公
于學翰林學士張公爲之碑公不可撤祠陪碑
比去復立在廣信年殺於建昌三之二而治聲
實相埒屬縣永豐舊治銀闕又弗發而括人寇
鑛前去後至絡繹恒數千人曳行旅以任負掠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三

四

生百五

民畜以食飲兵官素無肆而括人驍曠莫不聞
皆洶洶自懼時厚公者幸公將代可去以避其
鋒公曰見難而避無勇貽患於人不仁無勇不
仁去將焉用之乃勒兵循靈山東竝永平溪踰
靈鷲山下趨之賊聞公至佯遁而留二三爲誘
謀不覺以真來白故我兵皆解嚴至則不壘而
休于僧寺且炊餼而我邏卒與誘者遇易而射
之左右白公公驚曰此伏而誘我也急招邏卒
不及公自甲先出而賊伏四起呼聲動林木以

筦遮公環而刺之左股爲筦所中血流洞韡柘
陽巡檢者遙呼警賊曰我公也賊何敢殺天
子命吏賊亦愕相視公猶褻瘡督戰如常所俘
殺甚衆得其賊首乘勝破之公遂臨穴怒曰此
禍穴也築之以絕窺睨公還未嘗言戰時事入
朝補永平以憂不赴服除有蜀之命當分

司東川東鄉縣者荆腋陝首獲巢虎穴之隙皆
彎弓帶劍之民性於寇攘而亡命逋遯是至是
徠縣凡三劫而有司依違養寇爲已地公曰盜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三

五

旭甫
三百卅

鼠也飼猫于室而骨其足可乎於是踪跡其所
出入或捕或殺至數百人盜幾盡或曰縣可徙
也公曰盜畏遠乎畏有備乎卽遠百里盜有足
也柰何不聽檄縣長吏因舊城甃之而浚其隍
戍以土兵縣得不徙而迄今亦無變建始夔之
僻縣也縣官擁虛名而實掣肘於其頑嚙不得
以符契從事惴惴尸素以須代不則剽攻於路
不立主名以恐其來代者部使置爲異域不幸
往者餘五十年公偵知之徑按其縣廉得其魁

窮治之黨解去比他縣在蜀六年 上以全蜀
非公不可乃進今官巡撫之時吐蕃大娃小娃
生熟二虜相煽以變邊吏告急公曰比其發吾
不可包荒兵法曰致人不致於人不戰而屈人
之兵吾用之乃托行邊繕亭障嚴斥堠選軍實
若不知其爲變者虜亦幸其未暴率其醜來獻
羊豕羅拜道左曰乃今見 天朝大臣吾生矣
公褰帷徐行命譯者揚國威武虜一布一麾之

去公因視邊庾虛實先是邊儲皆諸郡稅畝以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三

六

旭甫
三百世

充而姦民關節盤錯名爲代輸實白著庾磴然
公稽籍以驗數命官以考實得十二萬石有奇
以紓邊饑已西蜀大饑民流入會府日如蟻公
爲廣室于城內十餘區爲粥以食之而勤滌其
穢以防疫飲病者以藥奠死者以叢塚於東郭
外給歸者以符使得傳食以至其處豫檄州縣
於其日關白之行荒政事宜於屬郡而日夜規
畫不遑暇食所親活數萬人全蜀以安公爲吏
善應變神施鬼設不可端倪始視之若越尋丈

而揆其終卒無失尺寸遇事不顧利害必達其志雖雷霆在上屹然不動而一言合於道雖武夫賤隸必改容謝之羅一峯張東白二太史與公交服公改過之勇建昌學成夏方伯記之以處官事如家事嘉公真確論也然疾惡如仇著於性本故亦有危公者公未嘗見於言面公至孝居官兩迎父養事從父如父疾必嘗藥以進三弟終身不割竈自食俸入弟姪主之嘗一弟女歸裝具差不敵必買諸市弟薨不許聚食餘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三

七

見五三
三百五

千指用數窘公自餒粥于堂以率而族之不能婚喪孤不能自食貧鬻屋者公力爲之所又若沛然有餘其於親戚亦然嘗率其族之有力者葬其上世凡三喪建祠堂祀先且望族以班見買田以祭而儲其贏以預不虞家居嚴以有禮內外斬然無敢疾趨警效者非甚疾秉炬諷誦永夜乃休尤好論兵晚亦好易作玩易軒初號約庵老更曰拙庵曰拙吾實錄也所著有約庵稿若干卷藏于家詠史迥體三百首梓行于時

而或以吏事多公則隘矣公考磐以公貴封中
憲大夫建昌知府妣陳氏封恭人磐考琬琬考
鍾鍾考用弼稔德闕耀濬有本基其先越之上
虞人福清在宋曰玉融州有曰齡壽者來官之
遂籍福清國初自福清徙長樂故長樂之謝
祖齡壽而始大於公公娶陳選部良之女定羽
公德子男三長廷柱次廷棐次廷崑崑縣學生
也棐崑之母實曹姓選而側室于公者女八賓

壻鄒棖容壻高均完壻李詢官壻黃謀寘壻陳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三

八

見五
三十三八

文試寅壻陳廷栢宜壻高鏐寘在室謀文試鏐
亦學生也孫男二本寬本忠孫女三桂慶幼未
名廷柱匍匐歸就哭位哭已如詔葬公于雞

籠山之塋則弘治丙辰歲之十二月二十三日

也舍杖泣來告曰先公幽堂宜有銘墓隧宜有
碑國史宜有傳然而知先公而狀之非子誰也

予少侍公學十年公去郡又復十年先皇帝

棄萬國自蜀來復與公會哭于闕下又四

年予罹憂家居公得請道郡歸郡之人空巷

迓公至擁公之輿不可行操豚漿索金來餽者
爭隙而入公一無所受而今年春公壽七十郡
之仕于朝者又爲文集詩馳以爲公壽及今
又皆哭公盡哀焉嗚呼民不劫以術使德已也
或惟愚者而智者難或惟迓而達者難今之德
公者朝之士且然獨愚者乎三十年且然死
且然獨近乎予不通於古敢問公非仁者歟用
是撮其槩謹俟立言君子銘之碑之傳之以爲
世吏勸云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三

九

蕭母孺人行狀

孺人姓曾氏諱掌珠秦和長溪人處士彥威之
女萬安夏霄蕭莘夫先生之妻監察御史柯之
母彥威父興甫興甫父祥卿莘夫父重山處士
重山父某皆能以其家聲振于二縣申而彥威
妻魏氏魏亦安成宗家內則世閑故孺人生而
柔慧夙成姆不能施其規矩教誨之益長而在
閨學女事或時誦古書雖家人不能見其面姆
以其女事示其宗親妹媼傳觀嘖嘖達于疏屬

或以爲去竟亦莫能如也旣筭歸莘夫重山素
方嚴姑劉氏亦欲端家婦于其初備設諸難以
爲試曾則徐隨應之如水注地莫不醜布姑大
悅賀重山能爲宗子得婦重山亦心幸老遺五
穉必有不諱可無憂矣憂正統丙寅疫果入室
中姑姑劇又申重山亦劇又次第中家衆群然
呼呶門闔絕無屣跡鷄犬飛逸不知其處或曰
歸可避也孺人曰咄吾骨可碎吾足不可移惟

與莘夫約吾入侍女出掃除焚滌瘞吾出掃除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三

十

三百卅三

焚滌瘞女入侍無間疫勢乃大熾不可爲卒皆
斃凡南方諺禁疫喪哀哀且及哀者孺人曰烏
有執舅姑之喪而不哀者乎哀如常歛殯葬雖
草具亦麗以禮事旣定所存惟重山所遺五穉
暨孺人莘夫七人五穉於孺人叔也門戶狼藉
不可支過者傷心孺人撫五穉叔或炫然而悲
又忽而喜謂莘夫曰木催折甚矣然根存猶可
培也假我數年吾見其亭亭乎於是悉發篋實
得布焉時五叔之寒温而製以爲衣得繒綺

珥馬量門閥之宜而委禽以婚得金錢焉資之
贄師以學視其學成焉者而又資之以進取齧
吮吮在祿若弗子曰吾所愛何敢視舅姑所愛
矧其無所怙恃一蹉跌何以爲解措据徬徨綱
繆補苴越數十年迄今一縷一鈎之復實於篋
而他之畝割入戶者倍舊之二戶之口井入縣
籍者倍寢餘之十莘夫遂埒封君至推擇爲長
掌區稅事五叔亦擁雄名嶄出邑里自能權子
母爲居積乃聚謀曰吾拊吾頭顱至吾陞踵吾

居而廬出而騎坐而指使傭奴其吾能邪緊吾
兄也蓋以父視之亦吾嫂也蓋以母視之茲猶
總領日僕僕以佚吾吾奚以安曷若割而自食
幸釋二人重負何如皆諾孺人不能奪然日猶
爲之點檢若初不懈人以爲兄父嫂母謹之君
子以爲確論子三人伯井文仲御史季升廷皆
遣學進士業御史登弘治癸丑高第入翰林爲
庶吉士立臺三年最典恩封以月日計乃茲
四月二十二日得家報白函疑焉剝之丙辰十

二月十八日孺人歿此計也年七十有三御史
請奔歸治喪且謀諸伯季告先生率民逸民
安民懷民用民表蓋孺人孫也將以其年某月
某日奉塋于縣龍塘山之原瀕行玘比縣人也
同遊于西涯先生門又嘗同院往臨吊御史泣
謂曰人有言與西涯先生同世而不得一言以
爲重是自藏也况幸遊其門而不得一言於其
父母是藏父母也自藏可藏父母不可先生恐
藏吾母乎然吾母之行先生不知也今吾昏曠
不能一二數數一二子亦必能之吾將執是請
幸賜之銘與殮吾身以報吾母有間矣玘哀之
不能辯也謹狀

張母太孺人行狀

皇贈給事中張府君妻李氏諱兆明弘治十年
春以其子刑科給事中文貴封太孺人制下
給事於邸馳僕歸刻期數至日而孺人以二月
五日歿其家亦刻日數計至至之日給事袒括
屣號吊者至及向之鄉之吊者泣語之玘往吊

泣不已出一函拜且祈曰文必得子狀吾母以
于宗工銘發函孺人父律鑑大父祖訓曾大父
彥章皆邑傑魁名人而彥章父曰杏隱洪武中
以其詩鳴母曰施氏又曰彭氏生母也二母恃
律鑑終身惟鞠孺人叢愛稠息過甚膚體長養
涵濡志全璠璣而孺人純懿警敏亦自天至達
知古書操筆大小書矩正規完如法度士陋凡
下里市鬻布縷不爲爲必輕盈淨潔綢翼波紋
鉢人目皆媒有入李氏輒見律鑑意色皆緘口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三

七

歸府君幼實倜儻好學有令名邑里莫不聞一
媒試言之律鑑喜曰吾壻也許之張故大家也
孺人歸事方絲焚緒紛錯莫之適理府君日支
門戶多外出罕內顧孺人裳不及闕言如之而
日自就緒婢之慧者治麻泉羞酒食駑者黍牢
豕豎牧羊犢者兼薪蒸備竈爨藝蔬灌菓蒨者
刈芻飼魚墾田藝稼者無雜傭張唇利口以徭
公家各惟其器府君惟視成至數十年私用公
輸貧賙喪賻子婚親宴廟祀日若汲井而出源

源不知其自府君曰吾有庫藏吾有廩廩其如予何謂孺人也初諸事事者日入見府君皆猥縮偃僂或至顛躓雖子姓亦然或有愆度卽小不貰閭左踟躅無寧自便孺人口不言而意極慘怛至對案不食府君覺之爲霽其嚴然終用是賈禍嘗疾尹饗齏其縣訟言聲于衆或以告尹尹怒設百筭意必殺覆其家乃噉會盜起縣界府君結族援以備也仇家揣尹意誣以不軌嘗尹尹喜舞煨之上于臺臺考無所得得釋出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三

十四

并百三十三

出卽患病死客舍孺人以舟迎喪歸藁葬町疃鬻髮誓必報以齧兒臂出血救不報不葬給事明春秋三氏亦以賊不討不書葬復孺人孺人曰吾志也仇時方殺人子弱不能讐以賄免孺人佐以健僕資遣之訟于京事下御史逮繫之置于法適給事亦得省薦孺人大喜大會賓客啓府君葬于隴至今過其門者皆拱手曰烈婦烈婦云乙卯給事持節南方得便省拜堂下孺人顧見命服忽掩面悲曰此女父之遺女也

其靈承毋忝竟無幾微矜詫意婦以闕下事
語則更明言了了若嘗至其地而目擊之者其
博見多聞近亦稀有春秋六十有一子給事而
下輅輜輕凡四人給事登癸丑進士至今官輕
側室章氏出孺人亦如已出孫某給事歸筮以
卜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某之原嗚呼不以家憂
其夫而以已之所愛愛夫之所遺者能也德也
亦難能也而世或有之至于夫死于仇死已矣
知有仇者寡矣或知之以遺其子者益寡矣而

羅文肅公集

卷廿二

十五

文三石

况立於其身復焉世復幾人哉玆誠不忍當時
宗工不及於此也謹狀其槩且大者以告

劉母太孺人王氏行狀

孺人南京翰林院孔目封監察御史劉君之妻
鄉貢士壬翰林庶吉士監察御史丙之母姓王
氏諱某父諱某祖諱某王於劉爲甲乙族翰林
之父南雄府君初與某同爲庠舍生有契義自
託昏故孺人竟歸翰林翰林家嗣南雄南雄自
翰林庶吉士通判金華歲名爲天下第一雖仕

十餘年囊無銜銖不免凍餓遭母喪不能葬有
欲求賻者億其不取而止以故一累于翰林翰
林無他取貲惟授徒寸累以襄事孺人始出于
素佚亦卽能躬爨浙宵治麻縷葛越以佐費食
貧其甚如常習然南雄一意砥礪名節無少內
顧三女嫁其無所出衿鞶佩幌簪珥之屬皆孺
人傾篋與之且終不以洩于壻家南 所至宦
邸徒四壁家屬悉歸集待舖翰林苦不能支又
悉屏珍玩鬻金市米以給更十年翰林始以尚
書舉于鄉教武昌進教武進官極散慢終與貧
不能脫去賴孺人亦相忘節縮哀補以賓且祭
子贊師女贊其舅姑必豐必潔又如世富溢者
南雄竟以直道得禍 英宗朝以樞歸獨事李
宜人十年李年八十孺人亦年六十朝夕寢膳
尚如始入劉氏時雖處久窶門內外未嘗見其
有顰呻弗寧態人有乞假亦無有徒手而反者
宗親喪葬非疾病雖暑雨泥淖不輟吊哭終其
身羣靡珍麗之物一無所御安成人至今無不

服其爲劉氏婦壬業學丙亦業學喜曰而祖而
父踵畊此而食且六十年不可棄去壬丙同舉
丙午明年丁未丙第進士改庶吉士入臺爲御
史按雲南道歸省又喜曰而祖詒而以直清令
名海內莫不聞而父紹緒亦旣孔艱而克念哉
毋徒以溫飽吾二人爲戚戚丙茲反命闕
下適初考推恩得令封而凶問又卽至丙方
陞辭出督馬政駐于都門外也享年七十有
七卒之日是爲弘治七年七月三十日適蕭循
讓適彭宜墳適易正時凡三人其女也琪瓊琮
玳某凡五人其孫也丙請歸喪且以其年某
月某日塋于某之原而掩幽之石宜文以命世
之豪必先以予爲之狀者予丙之同年也同爲
庶吉士者也非優爲之也嘗聞之丙也謹狀

贈宜人王毋劉氏行狀

宜人姓劉氏諱某字月珠安福上城人隱君子
仕泰之女贈長史某之妻榮府長史選之母
也其歿也以成化壬寅三月之三日屬弘治甲

寅以長史前官翰林檢討之貴 贈孺人及傳

王功成進官故又進令贈 誥旨煌煌實燭

泉壤凡再遭也長史在 王左右弗獲捧以拜

焚于墓下戰慄慄拜稽首言曰休哉臣母若復

生其耿耿之光聞嘗泣語予曰吾母年止六十

有九而已而在吾氏五十有三年相吾先君養

吾祖母也如其母而吾祖母稱諸人亦曰是吾

女也平居溫溫不見其有愠容妯娌悅之曰是

吾同生也逮下不見其有厲色與叱咤聲妾暨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三

六

三百卅

婢僕曰吾父母也戚屬之多不能無向盛者亦

不能無向衰者未嘗曰此姻也仰隆之此姪也

俯薄之兄弟時而漸替於初則曰吾知卹其衰

對吾先君也或以規或以諷終身不見裏言若

嚴賓焉又曰吾選也慎典也慎恩也逢真也淑

貞也吾母之子若女也慎獨也慎德也慎終也

側室蕭氏之子也吾母合而字育之不欲以嫡

庶辯皆擇仕族婚之與其所歸選娶於劉爲冢

婦諭德其從兄有大名次彭次劉監察御史其

從姪僉事其兄次李給事中其叔父次曠爲衆
婦壻封主事劉來徵逢真夫義官賀孚晉淑貞
夫某部郎中某逢真之子是爲甥也又曰石橋
縣之嘉地也吾母墓在焉茲二十餘年木且拱
矣乃始克承 休光儀式以次俱陞職在有司
謹奉如制於乎盛矣然不及其生逢之吾終天
之悲也人或曰必得吾子言後世知有吾母庶
幾塞吾之悲吾子其何如予不能拒也謹狀如
右然亦具其言云

羅文肅公集

天卷廿三

十九

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南城羅玘景鳴著

神道碑

恩加朝列大夫四川按察使僉事張公隧

道碑

順德龜峰原有隧道碑焉碑之陰爲恩加朝
列大夫四川按察使僉事張公之墓公諱善昭
字彥充以八十壽卒于正德十年八月十六日
墓於明年二月某日公系出唐丞相文節公之

羅文肅公集

卷廿四

一

二百〇三
旭甫

喬公上五世自曲江徙南海曰子願子願孫復
自南海徙順德曰德和是爲公曾祖祖細帑父
秉壬母盧氏是實生公娶廖氏生鏹生鍊生女
嫁李喬羅諫羅孫德馬璘鏹生燦燦生廷柱其
原之遠而流是以長者乎初公以南海易生舉
于鄉比禮闈業太學又再比而性不任沮劄亦
欲出頭角自見入吏部考第一授兵部司務卿
命出善其職擢四川按察司僉事用言者落

職通判鳳陽臨江二府乞休復官如初加奉政

大夫脩政庶尹今皇帝御極覃恩加朝

列大夫公之仕軻止此然公在兵部言選法壅滯事行大爲時便則爲居位緘默者所忌所謂落職其是乎公亦不以是鈍其銳在鳳陽嘗受行院檄覆覈武斷大姓獄守慮冗隙關節或機禍深非公利持之公搜剔至隱伏辜止守由是賢重公有疑闕持公挾之多在臨江獄有繫囚盜也欲快志於其佐誣與偕行而連其子父子何校父公一旦笑而笕其校縱之歸府符稽屬

羅文肅公集

卷廿四

二

旭甫
三百九

縣赤籍籍載遠戍者八十四戶來自蘭子寧寃者也公上數百言大要至於悟主聽沛新

恩拔百年覆盆之滯以慰中魂效無所不當爲爲得職於其身之謫若不知者好天下之名勝相厚善在太學則德邃菴楊公碧川楊公有問難之請直受而弗辭當謫時則得約菴謝公百金之贐然拒而弗內在林泉則得東山劉公單車之赴至屢未嘗一作容謝之求友人骸于癸未禮闈煨燼中歸瘞于鄉人服其義京師疫作

士人有死而垂殮者公曰是謂泥丸宮氣行過而塌圻鼓觸弗洩者法當生舉而卧之牀得不死官後至方嶽人又神之曰腹鑿居傍恃公無甚疎者餓者無裸塋者環數里忿而爭者不之公者之公寃不能自言言之公者之公亦各少填其顛而返律家嚴立小宗祠以率族講讀其中繩墨一折衷晦菴家由是銑銑彙征競發祈的丘隴表樹燦然新觀故鄉人不以公軒冕

恩渥爲公榮而以公風節表俗爲鄉重公不以

羅文肅公集

卷廿四

三

三百三

本

得至將相爲說而以壽考見曾孫爲說其見於自述小傳然也及廷柱生果然潔進士知建平縣嫉惡傷嚴顛而僅免改廣昌邁往如初其殆不變者間持唐教諭鑑狀丐碑公隧碑而詩之詩曰幕中之言遺闕或禪廼來嫉咻蜀中之遷明揚在斯卒隣蔡流犴申之姦多宄多門發之及根戍中之寃梏子梏孫啓之覆盆焦骨臭騰負友骸出瘦僵絕魂舉登牀活少壯義聲老不少奪家有懿範隣罔顛越善升則崇於潛天通

子孫其逢旭方自東壽考令終有崇高封

故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傅公墓道碑

正德六年正月十五日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

傅公卒守臣以聞且請木請食其喪衰

麻其子弟請封其墓而堂之詔聽遣官三

祭賜寶鏹事不三月十日公已葬昭功祠陰

矣公諱容字體仁松庵其號也春秋七十五廣

之順德人曾祖某祖義梯父道達母何氏世名

家公以選入內內書館者制館閣諸賢泣

羅文肅公集卷廿四四

馬以肄中貴人之幼秀出者也例不以群凡衆

又以選入入日有譽動英宗知擢奉御掌文

書憲宗嗣擢紀事奉御侍悼恭位下教官

人禁中轉局即侍春宮孝宗弘治初進

司禮監太監賜蟒衣玉帶祿米日向柄用而

於茂陵工甫畢又督懿妃金山工繼選

永康大長公主爲褒賚有加欽遣有司祭公

考妣以優公殊屬意焉一日以一函付公命

乘南傳公請啓則留都璽書也拜舞辭卽

日行既至人無知者故事勲宿元臣局域內外
爲意向久之無何形迹隱然示大體迺交相說
而公於殿囂過囂欽潰控奔又多潛爲之所若
歲讞大獄無文之拘有疑積滯者意持之傾耳
群議在所則毀校脫梏者居多寂不居德以爲
色 德音屢下郊迎宣讀旣納諸亟或訝之搖
手閉目人多媿而去遂墅城南因山而坦稱垣
而祠祠左爲寺僧一童與談空焉爲佚老計

請額祠 賜額曰昭功 請額寺 賜額曰永

羅文肅公集

卷廿四

五

升三百十四

寧泣嘆曰吾不能生事 天子矣無何以疾

請 上憐公誠月有廩歲有役聽公休官所談

空僧卽永寧居蠲其稅食之主公祀焉公從子

豪入粟爲卽傑千戶也鳴璫貴人父母公者無

慮數十崇卑閒劇布中外 南內殆十三相與

曳碑礮之于墓之道來請刻辭予春旣銘公墓

辭乃合辭言曰衆志滄滄旨味公銘然而闕幽

孰愈昭揭于表表之觀公其謂何予無能讓迺

襲叙而詩之其詞曰踰嶺而巖也木天業也孰

師之龍之夔維從 龍升 乾清坤寧燿城環
羅內則孔多載橐螭頭敷政優優玉匣黃鵠玄
堂之藏 帝曰欽哉公其南來培柢培根有實
無文永寧昭功百世祀公

故內官監太監白公墓道碑

先皇帝末歷思有以奮振更圖而興革勸沮先
篤諸近于時光祿寺之劑錢陰漏入于中外乾
沒者十二三睿志潛求所以代泄者難其人久
之內官監太監白公江遠還 岐惠王之喪至

羅文肅公集

卷廿四

六

林三十三

自楚慎靜之聲籍籍聞于 內遂詔解舊所泄

諸庫事改泄寺事既至召酒人養人庖人戒曰

今以始毋以爾所至品置吾几日以童炊烹時

其渴饑飲食之至旦日坐于門平量衡闕出入

內以東入以西出給以西入以東出入毋比行

毋偶立毋耳語毋僂步毋輦毋譁違比通關節

爲姦利有常誅不貸比日入扃封乃退既匝月

姦朋故智敗解去寺之上下賀公以勤公有緒

喜而毋宗氏與兄鳳居涿渴一見迎之不至傷

泣得嗽血疾无旦旦酣事事不知憊遂下摧爲
瘵瘍醫繼繼至莫注手乃困卧連乞免會寺寮
疏留止之今上登極賜磷衣玉帶同列

皆驚其異旣而轉劇兩乞免得賜復監飲藥

部寺誤疑爲允旨懼公去疏留益懇公自分

不可起乃乞骸歸私第上乃假奉御李懋長

隨田雄以外事便侍其疾疾果不能藥正德六

年五月六日遂卒年五十一上聞悼其以職

苑賜祭且賻其喪命左監丞鄭壘奉御王

羅文肅公集卷廿四

七

恭營其墓皆異側若以爲勸者墓在城西香山

之原塋以六月十二日母聞之悔不及生就迎

又悔疾不及視危惡候以鳳偕孫綱釗銳鑄自

涿來哭壘恭懋雄有父道焉故亦子哭公非

上命在事然也及是亦會哭哀至與涿來者比

公涿之韓村人父聚祖慶世居涿以選入給事

預營衛聖恭僖夫人墳修太廟後殿建清寧宮功自長隨歷奉御以至今職今所服蟒衣先朝賜者也荷榮兩朝顯柄伊始而

年不究用恭當痛之恭號知文予教 內館時
愛之出諸坐上爾乃丐予銘公銘已又丐碑其
墓之隧夫恭也豈以予文足徵于後也詞曰
野馬舍來壺焉代食垂璫施施曳露白白匪其
躬私 廟建封築月遷歲登帑實遍督萬里潛
行岐鬼反 廟 帝曰天庖予嘉爾 詔寧其
若醜痾僕罔覺陟岷在盡林膚以剝死要歸全
卹恩沕沕西郭幽堂蔚蔚檜栢

羅文肅公集

卷廿四

八

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南城羅玘景鳴著

銘

明山草亭銘

爲王少司徒作

洞庭海寬明山崧高梁海者蓬棟崧者蒿斯蒿
斯蓬奚榎奚柎太虛爲蓋浮雲爲簷戶啓春夏
戶闔冬秋玉出且奩玉歸巢由

泉亭銘

爲呂侍御作

惠之泉泠泠伊誰聽之有亭泉噴如珠亭有詩
羅文肅公集卷廿五

一

四百三十三

書濺我蠹魚而湧湧流可以灌溉可以浮舟方
其出山注之爲灘其聲潏潏激而爲瀾瀾東爲
湍或停爲淵或疏爲川是天下水萬歸于海原
於涓涓厥委稽天是爲達觀而終此亭以聽此
泉達人不然

揚州譙樓鐘銘

弘治五秋誰尸此州長清房侯侯耳城譙惟鼓
其朝亦鼓其宵宵朝匪鐘四紀春冬民罹歲凶
凶占厥聲民胥告鳴侯選屬能能簿馬進是治

是釁登筮斯震震聲四達實自侯發侯政桓撥
撥灾爲祥豐年穰穰地久天長

愛日樓銘

爲錢世思作

耳聽聽其清目瞭瞭其明樓之階日且降登膳
之于朝毋輦温之于昏毋愠且復且今于樓毋
日而忘而君有裘其冠有垂其帔降登于樓
傲日爾爾且復且今日居月諸子在君所毋
安樓居髮之皤皤齒之齶齶于降于登婆婆娑
娑毋安樓居子在君所分刻寸晷孰與予賈
羅文肅公集卷廿五
二

孰與予賈分刻寸晷孝子之心一日萬里

笏研銘

爲靳充道作

振飛外矩虛虛中規縱尺之半衡寸有奇質本
山骨彩肖介圭因人盈涸隨已高卑磨而不磷
澀而不淄楮斯穎斯泚之濡之羲畫文豸周敲
秦碑誰敢侮予非予其誰

文肅公主峯羅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南城羅玘景鳴著

贊

御書贊

繁星麗天翬豹在野亦有文章以嚇觀者不如
皦日赫然中天文龍威鳳交騰翥焉皇闕玄墳
羲示顯畫有一于茲光景夜射日明于晝乃晦
于夜彼寧匪文文在斯下鼎湖雲愁號弓者誰
此惟羹墻如將見之白虹貫牖雲風電雨或有
羅文肅公集入卷廿六

文二百六十一

雷霆天命下取

工部侍郎沈公像贊

啓前鋒以導衆介運太阿以莫多蠆立赤幟以
召諸豪築京觀以瘞羣饗乘其可爲之幾固嘗
盤礴于斯旣而動以牴牾敵蝟來疵則焉往而
快其所如蓋世惟貴乎有志又遑卹其乖睽旣
事往而機息亦競羨而追思位亞鵬鳩其進也
實銖積而寸紵志同倦鳥其退也忽距脫而毛
遺今胡爲公是昨胡爲公非觀公之像或者其

似窈公之心似者其誰

清軒贊

鱗衣玉帶也者凝然而坐于隅也吾初不知其在朝亦不知其在野胡爲乎來乎其諸誰之儔歟人曰本漢之喬曰清軒翁幼寔竒童 乾清宮隨 飛龍肆 內館師羣公鼓五絃之疏越助 虞舜之南風旣馳騫乎薊北遂騰踏乎雲中暨殿而陞厥聞彌彰狀元有碑君子有堂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孰爲壽俊爲 帝尊事孰有勞績爲 帝明揚旣而烽息燧滅爾界我疆於是乎誕教于家克敦厥族本系支連有位有祿倒躐賓賢宵繼以燭 天子曰休來歸自西留都居守 天子命之載瞻斯容有父兄在旣孝旣忠 天子有賚

石山先生贊

爲安成周舉人祖作

爰有王者朔者栖者延頸而盼者其有知者至杖而侍者其甚有知者榮者華者節而幹者其無知者至破崖而下者其甚無知者其有知者

若會于無知者其無知者若倚于有知者皆環
萃于至者以其有知若無知無知若有知而前
知乎無所不知自不知其若是之不可知而爲
有知無知之始也噫有象而垂之者其容有知
乎然吾不知其意之所擬亦將墜之于不可知
之也與

鄒竹所贊

爲翰林孔目祖作

人亦有言曰其康齋孰得其門維鄒竹所得館
爲賓穀其後昆可知其人我友其孫而出其真
羅文肅公集卷廿六
三
我贊之二云

雷南坡贊

神之肖不肖繫于工之工不工人旣望而識之
矣衆之崇不崇繫于行之修不修大賓之位亦
旣居之矣各之傳不傳行雖修矣不足恃也况
於其他乎繫于評之者言之文不文噫吾何足
以任此哉

陳訥菴遺像贊

其孫景賢求仙遊人

不以其盈勻此注彼或待舉火或平如砥譽日

斯邁匪局于邇孰懼過差孰敢忻喜人亦有言
惟太丘似人亦有言趾戶牖美難興者衰難能
者齒弁之峩如公豈如斯而已也

西崖贊

爲周遜舉人父作

崖之巖高不可緣鶴巢何年崖之旁可棟可梁
翁有山堂崖之下翁稼沿崖有流翁或出遊翁
善飲酒以賓以賢于崖之前翁少孝友今老白
首可祿可封翁之令終今日西崖委蛇深衣未
爲翁是未爲翁非

羅文肅公集

卷廿六

四

光緒十年

謝彌堅行樂圖贊

號賢樂

眼中紫雲

時在
都下

心中白雲

父在
家

屣齒之苦經笥

之芸高山流水蒼梧翠筠賢者樂此其在斯人
潘竹西贊

流離寄寓遂有冒姓同事忌毀遂有謫戍姓還
于初謫復于舊加初誥誥增舊岸岸東階執法
西階薄違公樂委蛇樂寄樂歸公哉公哉

遜齋神贊

陳舉人之父臨川人

孔取敏而好學傳嘉積而能散師古則簞

山善施如流泉赴澗山成而木生焉學博而文
出也澗會而水滙焉施博而德大也然尤以爲
文不若義之畫施不若泯其迹想希夷於羹墻
以太丘爲鵠的姑肥遜於蓬齋之下挹其遺容
吾於是乎太息

無爲州判李君贊

孫時修貢士求

腹盈盈以筭經而困于太橫羣振振以飛癰而
莫之與京倖無爲之郡射有爲之聲民以爲赤
子之於母自以爲夏日之於冰蓋立功自古亦
羅文肅公集卷廿六
五
言其次而知止於理真若寔榮嘻子承其芳孫
踵其武族食其田仰斯容而興思亦羹墻而俊
然乎

潘安人贊

筭歸時微黽俛匪怒苴鏝綴綻以植門戶鼎鼎
造新去去革故有幾會文有赫禱父歲時廟食
不祧之主

遜齋孺人贊

生如在彪固之門幼如鞠於李丞相之所得所

歸如太山先生侍於膝者又如閩中諸陳特未
覩其垂魚而入也噫象服是宜抑其末者耳

羅文肅公集

卷廿六

六

然其變愈漸入世如象服其末者耳

補成六出表土有欲歸者又暇聞中諸陳特未

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南城羅玘景鳴著

題跋

跋何進士御題後

古之君子入君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况至君所乎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况君在乎君命召不俟駕行况君親臨之而有所聞乎今大制策進士于殿奉天殿丹墀內則至君所非君門矣上皮弁臨軒則君在非虛位矣御製策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七

一

星三百八十一

問人賜一首則天顏咫尺天語丁寧著在耳目非特君命召而已夫君非天也而古人動以天目之門曰天門非以其入之難乎闕曰天闕非以其至之難乎位曰天位非以其近之難乎顏曰天顏非以其見之難乎語曰天語非以其聞之難乎恩曰天恩非以其得之難乎彼幽遠之民有終身不登刺史縣令之堂者則其謂之天也固宜而進士者其初固其伍也徒以其尺寸之長傳贊焉一旦入君之門至君之闕近君之

位見君之顏聞君之語受君之恩而疇昔顧瞻
如在天上者今皆得於身心耳目步趨之間則
其倏然自拔出於凡民之上亦甚遠矣不然均
是民也其所仰如天者固自若也而或者乃欲
誇人曰吾才也固當然也吾誰欺欺天乎於乎
進士亦可以自思矣蓋繼今以往皆報君之
日要不敢有遺力焉而能匹休古之君子不也
今弘治六年春三月當策士上如故事賜

毛澄等三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賜同進士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七

二

三十一

臣何焜侈上之恩也奉所賜策問裝以巨
軸置以髹函拜稽首言曰此天語也用將寶

藏之屋江西新城人直弘文館軻齋之曾孫

荆藩長史子方之孫鄉進士燮之子今刑部尚

書椒丘之族孫翰林編修臣玘之友也孝而友

副中而異外其有志於古君子之事君父矣顧

獨不知今日之遭遇而已拔出於凡民之上哉

而其圖報之效期之以赫赫要不可窺而遲之

以悠悠當不可窮也三百人人各有賜問非

所知不以志屋臣所知也故志之且以埃焉

跋歐陽公墨跡

歐陽文忠公文章爲世宗師人無賢不肖皆知之
之不謂其能書也而實能書趙文敏公書法近
世罕比人亦無賢不肖皆知之不謂其能文也
而實亦能文一因大以沒其小一因小以沒其
大於此可以見人之擇術不可不審也况於所
以爲人哉予閱公手澤數幅于水部郎中永豐
王君有感焉故公論之後之鑒者其亦有警乎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七

三

尹南
三百七十一

跋送 詔制進庫

臣既修庫作 龍函中丁之爲 詔制設也思
欲遍檢羣簿書分類標年以便部家考閱因得
取 國初迄今 詔制貯之函中未能也時時
太息之考功主事林塾告曰句容致仕知縣楊
鉞家實有之適句容縣丞葉昂同邑人也乃俾
以禮求錄之至是始克成謹用登貯正德七年
四月五日也

題黃堂林績卷後

右黃堂楹續一卷首有四大字卽卷名也釐爲
十二圖圖各有名按名爲詩數十首而括以一
序在圖之右字之左大約美廣府太守伍公而
作作者皆廣之逸民也予考謀志唐宋璟宋張
鑑皆以知廣州有惠愛民爲立石頌德豈廣之
民樂於德其長上而坐以成俗邪韓退之誌李
翱祖楚金之墓有云刺史不悅於民其去官相
率謹謹手瓦石胥其出擊之民可擊刺史邪誠

亂民矣刺史抑何人也漢尹就討益州叛寇蜀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七

四

君石甫
三百二十七

民謠曰寇來尚可尹來殺我尹真甚於寇而殺
其民之若是邪民苦其吏而甚之之辭也借移
璟與鑑也於此民亦忍擊之而苦其來者乎廣
不幸而得是刺史與尹其俗信厚矣亦其爲之
立石以頌乎由璟而前無爲之始由鑑而後無
爲之繼廣之人亦難乎爲其長上者矣宋碑時
已奏罷張石之文疑亦鄙俚無可傳可傳亦不
必石卽如此卷可也公之子寧波守朝信俾予
廁名其後嗚呼予亦何恃也哉

題西樓卷後

工部卽中新喻傳君命予題其西樓之卷予曰
樓重屋也以其在居之西偏故曰西樓邪曰然
南方多暑雨地氣上沴以糜敗篋笥中之百物
而什器亦蒸解其膠漆至不可用惟樓以貯之
則免耳斯樓也其亦然邪曰不吾兄今少宗伯
其少也讀書其上而吾少也亦然今其圖籍具
在將以付吾後之人世守之俾知自吾二人者
始也卷之所以作也予曰嘻其始也於樓讀書
羅文肅公集卷廿七
五
於樓貯物書不如物及其終也物盡樓顏名傳
在書物不如書樓之品於是乎在予烏得而低
昂之哉

池荷花詩

跋謝以中鼓動天機卷同僚分韻賦催盆
是卷成之四日以中辱以示予予老不自量隸
古四字以志斯會之奇而慶斯蓮之遭也噫蓮
以靜也諸君欲其動焉諸君所處亦靜地也抑
不知天將息其動機亦如諸君之待蓮

諸君乎理有同然蓋思以豫之因以中以告

跋貳尹曾英氏寶藏先世孝友卷

長谿曾處士輓章一冊狀表銘序皆在焉鄉先
達諸公所作也其孫少府仕于廣陵予罹外艱
南奔以疾羈于其傳舍中出予觀之編帙解落
先後倒置予且正且觀蓋自宣德庚戌至是六
十一年矣雖金石之堅不能保其必存而况盈
尺之素與蠹蝨爭日月者乎是又見魯氏之世
其家非以他物也然自今考之曩時鄉之文獻
羅文肅公集卷廿七

六

旭甫
三百上

若是其盛處士之賴以不朽蓋不繫是冊之存
與不存而是冊之存賢子孫之所以能不忘其
先也雖然聞世德於家爲實爲本根雖尊敦彞
券之重於家不免爲華爲枝蔓嗚呼魯氏之藏
不獨是冊斯可已

跋陸氏家藏東坡玉鼻驛公攄卷

東坡恐李方叔賣所遺玉鼻驛爲之立公攄以
便之公攄券也世多多公陸氏之先得而藏之
予獲觀於京邸因感而推知前世凡鬻賣莫不

有券矧田廬之重謂之世業不言可知獨不知
馮道當時習于賣國國尤重也亦嘗有券否當
與千古有志之士質之附于是卷之末

跋臨汾劉氏族譜後

臨汾劉公修宗譜一編居守留都時留都大夫
士莫不獲觀焉亦莫不嘆公之質也有識者亦
莫不因以覘公宗之將盛也而知言者又獨賞
公雅好斯文獲萃于斯編也公臨汾人也上世
當草昧初隸尺籍播遷南北靡恒厥居形影相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七

七

生三十九

吊保厥子遺以有今日亦天也邈邈其本始所
自出哉及公既貴盛而作斯編也或謂臨汾他
有劉氏矣取附麗之彼若夜蟲之就火也公曰
咄詩不云乎原隰哀矣刺血漬骨得父骸焉履
可亂真也吾恐爲是以負吾先哉自吾父祖始
可也噫公豈太古之民歟何其質若是也公同
產三人同產之子遂十人今位執金吾者二賓
軍府者一待魁春官者一廩郡庠者一諸孫十
人泉湧出而燦方揚也盛矣哉且公幼肄內

館有偉名暨親 肘腋出殿邊陲以文飾治故
一時 天子之股肱侍從之臣與方州外大諸
侯四方逢掖之士篇章之唱酬功業之紀述斯
編之序贊彪乎炳乎窮日之目力而莫能究也
非公篤好之何以至此君子於是合而評之曰
質以培之故其發也盛焉文以章之故其盛也
傳焉是故文質備然後天下之事理於宗祊亦
然公得之矣

修庫志後語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七

八

生三百四

錦衣房侯予愛重之天下莫不聞然至索予康
樂公新廟記以石旣豎摹之艱而止於今奉

命守潯楮則又索予修庫志曰於至潯治兵之
隙對閱之若有以對夫子也予實有剽摹隨帙
而遺之然不識侯差以其句讀中繩墨邪或詫
其隸畫而異於世俗之書也是二者皆惑也噫
今之世何世邪而置斯志也於作者之伍直書
人者之編籍記其凡而已耳何何何讀之云乎
且白巖尚少予老悖也迫而遺是二惡播於後

世莫予卹也而已矣侯亦未爲得也或釋予曰
侯於政若公署若象室若臆所若 鑿輿庫無
乎弗舉者蓋取乎其類而益鞭其後而已耳予
益大慙欲卷而懷之歸業已置其囊太息與別
而反

題劉東之雙喜小畫

爲鳩之巢女拙知來之風女工司人之吉吾不
女禁一枝爲家兮吾哀女窮具曰予聖誰知女
之雌雄

羅文肅公集

卷廿七

九

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南城羅玘景鳴著

雜著

雜說一首贈韓君國器歸省華亭

楚人有賣卜於邛夔之區者其隣之商室于夔
人之地且十歲矣夔之貝璣鐐組羽毛齒革盡
輸之東之藏盈馱而出之辰西之藏溢舟而下
之梧二藏之鑰吐如杵然夔善狙亦無窺其隙
者楚人憮其廡下居之日累其直三年得百金

羅文肅公集卷廿八

一

三百

本

馬夜夢入其家父呼之休毋飲食之寤而泣馬
且告之商橐金裹糧接淅而起商曰噫吾一年
而夢是者三二年而殺一馬三年而又一殺馬
今則無矣以其僮橐千金償之既至而二室之
親尚無恙楚人之室屨之蹠于戶穠穠然轡之
繫于楹簇簇然而商之室門之甃苔覆之簷之
隙蔓刺之聞有泣者矣楚人曰咄吾始入夔而
肩之縮者三日居三日而始敢喘息又三日飲
饜欬始敢望其門至授吾以廡已十日矣於其

謝而歸也終不敢視其面况其僮之橐兼數人
之力而吾之橐若稿葉之在吾臂也吾以爲僮
將揚揚其聲光人亦多其金也吾將挾吾龜策
而徙以避之而今若此吾惑焉間過東家之叟
而問之叟曰商胡爲乎不偕若之來也曰根盤
厚病於遷叟曰然則日念其親也幾何矣曰忘
之叟曰是鄉之梟獍也不要於市而已追於天
之戮僮何爲者邪其能招招也若安矣若之室
已馨矣是之謂天全是之謂泉原是之謂濯纓
羅文肅公集卷廿八
而又何憧憧邪院中小吏亦楚人道其事於予
予方爲是說會韓君國器來院告歸強予書之
而去

雜說送王資博

山氓患虎也凡可以制之無不用也至坎地以
弇其身虺穴其墉而伏焉不知也川氓患蛟也
凡可以制之無不用也至沉鐵以臭其居鹹伺
其影而射焉不知也舟師急風也至呼嘯以招
之及其傾檣絕絳曰風之罪也田夫急雨也至

雩祀以招之及其破缺決洫日雨之罪也夫虜
狡虺蜮皆殺人之蟲也而人有避焉有不避焉
見之蔽也風雨人之所取於天以利用也而或
以生害焉乘之過也嗚呼見之蔽乘之過一夫
有之且以禍其身如此百乘之宰千乘之諸侯
天子之宰相蓋亦一夫之積而至此其大獨不
爾邪同年王君資博出宰平陽政其此始可觀
也見不蔽乘不過可以爲相况於諸侯乎予以
是說堅之

羅文肅公集

卷廿八

三

卷三百六

西溪漁樂說

漁與樵牧畊均以業爲食者也其食之隆殺惟
視其身之勤惰亦無以異也然天下有傭樵有
傭牧有傭畊而獨無傭漁惟其無傭於人則可
以自有其身作吾作也息吾息也飲吾飲而食
吾食也不亦樂乎蓋樂主于自有其身故也若
夫傭則身非其身矣吾休矣人曰作之吾作矣
人曰休之不敢不聽命焉雖有甘食美飲又焉
足樂乎豈惟傭哉食人之祿猶傭也故夫擇業

莫若漁漁誠足樂也而前世淡薄之士託而逃
焉者亦往往於漁舜於雷澤尚父於渭濱然皆
爲世而起從其大也而樂不終至於終其身樂
之不厭且以殉者古今一人而已嚴陵是也義
興吳心遠先生漁于西溪亦樂之老已矣無它
心也甯庵編修請曰仲父得無踵嚴之爲乎先
生日吾何敢望古人哉顧吾鄉隣之漁于利者
樂方酣吾愚不能效也聊以是相配然耳有聞
而善之爲之說其事以傳者羅玘也南城人

羅文肅公集

卷廿八

四

光緒十八

待舉所志

余伯徐公旣名待舉所所之主人疑之謂予曰
何哉公所謂待舉者予日記有之古之儒者懷
忠信以待舉舉舉而加諸位之云也主人曰吾
老矣何懷邪以待也吾子伯也弗能畊使之學
叔也季也亦如之吾亦如伯也之使焉其質駑
也吾待之若樹而萌若蔬而甲而吾滋吾糞吾
培之或若廐馬之逸也吾繫之若薪樵之蓬蓬
也吾束縛之其翹翹而參差也吾斬艾之師之

不淑吾十易之不爲病省之試吾具糗糒資送
之而豫爲之館傳師與友皆於我乎館且穀也
天其或者有遇乎則朝於斯天下之走集於
斯吾子來也亦容以露處乎選館而憮之安知
芝蘭馥馥者不衷有鮑魚乎吾是以籠茲屢以
豫之公亦其知我哉又曰自吾居於是聞旁之
舍東而呬嗚楚語曰楚之工人居之西而魚然
秦音曰秦之甲士居之居今數月矣則已撤而
崇其亭臺澹而池垣而圃曰某戚里之別院也
羅文肅公集卷廿八
五
或曰某閹貴人奪而築焉者也况吾茲屢也可
長有乎或戚與閹也之間是名也曰是亦急於
吾君者亦將而免於奪乎幸矣名亦不爲無
助吾將謂公爲記他日書公記于壁重予與之
戚也使撰其言爲志所爲屋二牖正北出面錦
衣之高墉主人臨川饒氏惠徵其字千戶其官
也

何德彰字說

地之隆然全突與夫嵒嶮坡陁可以生植者皆

山也有山之德也而榷柟椹樟虎豹犀象生焉
琳球琅玕出焉極其用至於出雲氣雨下土則
無與五嶽爭功而嶽亦用是以華且尊凡有目
者皆曰是嶽也山之德少如是而後彰不則天
下之山而已矣山之德不足也地之窪然停滯
與夫潦泓潢澗可以灌載者皆水也有水之德
也而龜鼉蛟龍吞舟之魚生焉江河淮漢天下
之水洩焉極其大至於潏列星浴日月而出之
則無與四海爭能而海亦用是以尊且尊凡有

目者皆曰是海也水之德必如是而後彰不則
天下之水而已矣水之德不足也惟於人也亦
然一善之士天下之山與水者也聖賢者山之
五嶽水之四海者也德不足而不能以尊者一
善之士也德彰於身而自尊者聖賢也吾友汪
昇之謂金臺何氏子景華字德彰而求其說於
予噫德彰其有志於聖賢而不畫於一善者邪
雖然萬古一聖千古一賢聖人吾不得而見之
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

海者難爲水此則聖人事也德彰以爲何如

伍全字思謹說

伍全伍朝信子也年十八學將世其家朝信速
賓冠之以冠必有字來丐予予字之曰思謹而
告之曰耳目口鼻髭眉毛髮四肢具焉然後於
人爲全體故聾瞽跛蹙躄癩瘡髮鬚皆全之累也
駢拇枝指縣疣附贅癭腫癩厲之類若或益焉
卒亦累也然有生而隨焉者有誤而致焉者有
自取焉者生而隨焉者天也誤而致焉者不期

羅文肅公集

卷廿八

七

文三百廿

然而然者也自取焉者不宜然而然者也不期
然而然與不宜然而然者父母與已參焉蓋自
童而前而吾齷吾陷吾灼吾溺吾螫吾怖而致
吾之聾邪瞽邪跛蹙邪躄瘡邪髮且癩邪有父
母在吾烏知之童而後父母不吾屑屑也而吾
或兩搏焉批其耳或交射焉中其目或速獄焉
則其足或馳而蹶焉或緣而顛焉而聾也瞽也
跛蹙也躄瘡也髮且癩也不免矣而尚可諉諸
父母乎然則童而後盍思謹其體之所以全而

不敢毀傷矣而况於冠矣成人乎且古人以聞善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瘖啞同推此類也則身不行道與跛楚同不辯美惡與勦塞同蒙被醜惡與疣癩髮癩同是體雖全亦不可恃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全乎其思謹於此乎然後無媿於全之名此亦而父之意也

何氏二子字說

金臺何景莘二子伯讚仲謙生富屋習不侈居

羅文肅公集

入卷廿八

八

文三百十

通屢言不聞如在簏之鐘而未鳴也如飭轅之車而未載也其旣冠也友人汪升之用之偕來徵字於予適有鐘鼓于宮而車過於前焉舉鐘而謂讚曰若知鐘之爲器乎金以質之火以鎔之土以範之血以釁之追蠡以縣之筍鐻以登之而非木以發之簏上之一物耳毀之可也棄之亦可也訇然之聲誰知之邪人之有德猶鐘之有聲也其蘊而不自彰也猶其聲之蘊而不自鳴也及其一遇於人而讚以揚之則近知之

遠知之最遠而天下後世亦知之而德斯彰矣
猶鐘之擊於木而聲之無不聞也請象於鐘而
字讚曰德彰可乎指車而謂謙曰若知車之爲
器乎輻以斡之輪以運之轍以持之蓋以覆之
豨膏以澤之牛馬以駕之而非收以載之道上
之一物耳毀之可也任其敝亦可也致遠之用
誰取之邪人之有德也猶車之有收也其虛而
足容衆善也猶其收之虛而足以多載也故凡
衆善之來而謙以承之則小不遺焉大不遺焉
羅文肅公集 卷廿八 九 初三百十一

又最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亦不遺焉而德斯美
矣猶車之虛其中而收之無不備也請象於車
而字謙曰德美可乎升之兄弟喜起揖曰實大
者嗚惟爾德彰之行器虛者容惟爾德美之充
顧二子再拜受教而去

蘆泉龍牧說

武昌城東七十里有泉焉曰蘆華泉泉旁之人
有龍牧子言斯泉於羅子曰泉之穴其深叵測
有物焉蟠之氣直上變見有光爲靈恠歲大旱

能爲泉旁之人出雲雨泉旁之人傳曰龍也及
吾卽之數歲矣驗之果然其泉冬凍如湯可盥
也歷夏則寒如水不可以齒投之以穢立出焉
而俯視之則其底之石隱隱可數也吾甚愛之
因念吾之動與時違自以爲天下之獨愚奚意
泉之愚亦如吾之戾乎時不能包荒自以爲天
下之獨隘奚意泉之隘亦如吾之吐乎穢無爲
形迹自以爲天下之獨拙奚意泉之拙亦如吾
之示其實然則斯泉也宜其泉旁之人置之以

羅文肅公集

卷廿八

十

初三百三十一

遺我也於是竊號曰龍牧以自託焉羅子曰噫
凡泉旁之人愛龍不愛泉也而子之託於是也
在泉不在龍也奚取於龍哉龍牧子曰非也吾
之於泉也取其始之遼吾類耳而不與其終終
則固於龍也取其非而有澤物之功耳而不與
其潛潛則一泉旁之人而已矣故曰龍牧牧之
云者順適之義云爾而因以寓吾權也豈若彼
擾龍氏者真制之若犬羊然而後謂之牧哉羅
子聞之不復與辨爲之著其說龍牧子由稽顙

員外卽知鎮江好古而文劉其氏云

白巖子說

爲喬希大作

白與黑色之賓配也而巖以白名必其觀齟齬然天光下燭一物無遁其形亢爽潔修神僊居之而爲好奇之士物外之觀是爲天地間勝處反是則黯黯幽仄黑巖也虺蚺之所蟠魑魅之所憑天地間之惡區耳矣而大行之麓必均有之是一常人能去取之况白巖子乎或曰白巖子方將以其去取夫巖者去取夫天下之士此羅文肅公集卷廿八

十一

升三百八十五

特其寄意耳則吾未知矣

雜說贈吳獻臣宰順德

鵲之鳴也福來烏之鳴也禍至未必然也人之信之有不好鵲而惡烏者乎直之言也興邦諛之言也喪邦必然也人之聽之有不惡直而好諛者乎嗚呼禍福之未必然者則泥之興喪之必然者則忽之惑之甚也

聾訓聰語

吳子將行羅子送之三揖而謂之曰諺有之聾

訓聰聾者之不知量也然使聰者從而借聽之
得則無矣然亦無所損其聰也子亦試聽之乎
吾爲子告之公庭出政如大刀如闕谷惟其盤
錯之就吾規矩而畧其疵癘之細問闔望之如
方諸如陽燧取火得火取水得水朝夕資以活
焉而屹乎其有恃稠人廣衆如春風如和氣使
人人若得而刳焉及其刳之也又不見其渣滓
退而思義如牛毛如蠶絲當辨其肩尻抽其端
緒而後出以應物如鑑空如衡平不至乎倒置
羅文肅公集卷十八
於是乎充其量也如長江如巨澤納汗含垢汪
汪洋無涯無涘庶幾用馮河馬而成天下之
覺覺此何足以盡子也聾訓聰之言如此而已
矣吾子以爲何如

董子問荅

羅子謂董子曰子非楚雄守乎曰然其地遠而
且僻知之乎曰然其俗夷而未華知之乎曰然
然則易其俗乎曰否易之之甚變也然則因其
俗乎曰否因之之甚廩也然則無所易而亦無

所因乎曰否易之而不示以易之之道因之而不示以因之之情非齊惟齊非教惟教吾以是自克焉而不知其不可也羅子曰子前守重慶保定乎曰然殆亦用斯術乎曰否重慶柔其發也多噐吾而撲之以威保定剛其發也多暴吾而鎮之以靜羅子曰嘻我固知子之善用時也崇卑遠近簡劇卑卑之論非所宜陳於子矣

紀異

成化甲辰先是關中大饑冬予應入粟往賑例

羅文肅公集

卷廿八

十三

旭甫
三百七

明年三月還至謝埠舟中大疫亦及予四月至青泥灣勢轉熾予以錐刺手無血自度必死遂與弟經訣訣已正冠瞑目果奄奄若入深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及巳矣忽聞呼天妃至目遂開覺舟之簑篷壓若斃足之垂而陪者定一婦人聲呼曰一有學之士病在孤舟灘上無一神道救之者我來送他一陣好風言畢斃足舉篷遂起頓覺舉身冷顫須臾顫掉不已雖舟亦爲之動經乃以數簑壓之蓋自巳至未出臭汗

衣席皆濡漸覺少甦由是得全殘喘其秋北上
過祠下進謝今越十八年又過湖上仍進拜焉
因紀其事丐同年都昌尹前監察御史王君廷
瑜爲刻之懸置于梁間以志神之靈貺若是而
其偶及於予之不肖者則又不知何如云弘治
十五年壬戌歲冬十一月日

賀卦壽吳封君

賀利見大人亨彖曰賀王明庭實旅百大往小
來用上吉用下不利君子貞稱物平施其道不

羅文肅公集

卷廿八

十四

九甫
三百七十四

窮也象曰加貝賀君子以聚朋友祝頌宴樂初
九門有禽或益之十朋有孚于室吉象曰有孚
于室禽可入也九二以其玄纁吉象曰玄纁之
吉其志遂也六三賀之駢駢萬目睢如厲無咎
無譽象曰萬目睢如群恭敵也九四西隣殺牛
以其濡于饋亨象曰時然之饋用相濟也九五
朋用玉斝醕于中庭晝日三頌有孚貞吉象曰
孚主之吉頌以正也醕用玉斝匪夷器也上六
虛矢班如不溺以其鄰征無咎象曰以其鄰征

不盡人之歡也

慕萱操 爲當塗李琪作

有草惟萱兮能忘我憂我顧我身兮惟母之由
我身匪傷兮我母在堂入見我母我憂則忘今
不見毋涕泣于野誰衣誰食誰恤我者悠悠蒼
天我哭爲何

羅文肅公集

卷廿八

五

不長世哉或平博斯文端食端益矣外慈於吾
其也則則合其母吾堂人其共母其憂願忘今
百草惟萱兮能忘我憂我顧我身兮惟母之由

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南城羅玘景鳴著

論

仁者與物同體

順天鄉墨

善無我者則天地間皆我矣甚矣我之不可有也一有之其始也未必不侈然大益然充倨然尊澤然華亢然高而謂天地間一我耳旣而與我者分類我者離接我者希望我者避趨走乎我者散顧焉而若虛聽焉而若無動焉孰與居

羅文肅公集

卷廿九

一

升二百九十三

私焉孰與娛悵悵然無所之而日入孤獨矣其必嗇然小闕然消頽然傾恣然瘁退然卑而所謂我者尚能我乎哉此有我之明患也於此有人焉不我其我而公其我我亦人也人亦我也物亦我也盈天地間孰非我也我不大也彼不小也我不充也彼不卑也我不華也彼不瘁也我不高也彼不卑也形離乎紛然孳然之中而潛乎於不識不知之表身戰乎囂然闕然之地而神運於無聲無臭之天蓋有不召而與不比

而鄰不徠而接不表而望不侵而趨者我見我
之我乎彼耳何較彼之我我乎哉故曰仁者與
物同體而一視同仁焉或曰陰淫寒疾陽淫熱
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六
氣中焉六疾作焉手足之痿痺也疢癰之附贅
也我且弗我將誰我乎噫是知身之我矣未知
心之我也或又曰赫廩蓋井弗念鞠哀于戈琴
砥攘及膚肉噐訟用肖竟忝厥德匿空僅免禍
福人手戚則弗我矣又將誰我乎噫是知我之

羅文肅公集

卷廿九

二

升三百三十三

變未知我之常也或又曰比周圯族實咻都吁
不能我近如遠何三旬逆命敢扞干戈不能我
大如小何噫是求我之蔽也未論我之通也農
與穡同體工與噐同體漁與魚同體其固然也
然候非其時則穡病制失其常則噐病投非其
淵則漁病即使聖人爲之豈能收非候之穡全
失制之噐獲窮淵之魚哉理也亦勢也仁者之
與物也亦然乾稱父坤稱母我自出也民吾同
胞我也物吾與也亦我也大臣吾父母宗子之

家相也我也天下之疲癯殘疾鰥寡孤獨皆吾
兄弟之顛連無告我也以至飛飛走走草草木
木形形色色盈天地間何者而非我乎居山川
者黑而津居墳衍者皙而長居原隰者豐而瘠
居山林者毛而方奠而居安而往時而耕順而
作息而曷非我乎猶曰其我肢體也鷓鴣不以
大自誇蝸蟻不以小自嫌螟蛉不以自喜螻
蛄不以短自憂遂而陶群而生時而斬伐節而
鈞弋而曷非我乎猶曰其我毛髮也是則我肢

羅文肅公集

卷廿九

三

星三百三十三

我體天下皆我肢我體也我毛我髮天下皆我
毛我髮也然此豈我之所自有哉一皆乾父坤
母生育之溼煦之乳我以禮羈我以義牖我以
智其禁六氣之侵祛群難之窘我今而后克肖
之在易蠱之六五曰幹父之蠱責斯塞矣何疎
何親何小何大何遠何近何人何物之有違而
如或者之說哉考之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
弗迷其得乎天而自我之驗與又曰瞽瞍允若
象傲克諧其我乎戚之驗與與木石居與鹿豕

遊又非我乎物之驗與吾故善無我者盈天地
間皆我矣彼有我者方且滯於智慮之私局於
形骸之小子然之孤而已耳眇然之獨而已耳
烏可以語此是皆古聖人之能也舜則其僅類
者耳故論之詳千百世以來繼之者幸 聖天
子在上帝

天下之政出於一

天下之政其理未嘗不出於一也顧其勢常不
出於一也雖然亦不可使之不出於一也不出

羅文肅公集

卷廿九

四

星三百六

於一在易是之謂否其君之者之責也相君者
之責也欲其出於一也吾有理而已矣勢不吾
恤也彼天下之人皆有心也有心則有欲有欲
則其必於遂也亦其勢焉耳矣欲之在人其之
善也十一其之不善也十九以如是善不善之
相懸則各一其一於其父子兄弟之間盖有不
相能而相傾者則凡可以逞其不善而遂其欲
者復何恤邪而况可以遂其大欲者乎則其至
於是然幸吾之不一而入焉亦自然也嗚呼君

臣之間亦可畏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蓋謂此耳君知爲之之難允可以擇相而防其入者何不用也臣知爲之之難允可以正君而捍其入者何不用也吾見君臣上下交相與以成其一而已矣吾可以優游暇豫以爲吾之所得爲而無所妨矣彼旦旦焉幸吾之不一而入焉者吾無隙也吾無以招之也彼自懲而退也一人之不入也千萬人之不入也千萬之人天下之人也然後天下之政出於一也在易是之謂

羅文肅公集

卷廿九

五

升三百〇六

泰謹論

理氣本無先後

論曰在天成象在地成質在人成形氣也而所以成象成質成形者理也所可見者氣也所不可見者理也日也者月也者象也山也者川也者質也耳也者目也者形也如使人之徒指日也者月也者山也者川也者耳也者目也者而問焉曰理與氣孰先必將應之曰氣先何也其見於所可見者勝也遺乎理者也不可與語也

如使人之寃日之燭乎晝也以陽焉月之燭乎夜也以陰焉山之峙也以靜焉川之流也以動焉耳之聽也以聰焉目之視也以明焉曰理與氣孰先必將應之曰理先何也其寃於所不可見者勝也泥於理者也雖可語而亦未可深與語者也其必曰陰陽判而晝夜分矣然必晝夜其陰陽以宣焉動靜別而流峙定矣然必流峙其動靜以彰焉聰明賦而視聽得矣然必視聽其聰明以發焉知乎此其語日之象也必陽也

羅文肅公集

卷廿九

六

升三百〇四

晝也語月之象也必陰也夜也兼焉以至星宿風雷之類莫不皆然也語山之質也必靜也峙也語川之質也必動也流也兼焉以至昆蟲草木之屬莫不皆然也語耳之形也必聰也聽也語目之形也必明也視也兼焉以至四體百骸之微莫不皆然也而後庶乎可與語天地人之理與氣矣可與朱子理氣本無先後可言之旨矣謹論

論曰君子者亦人而已矣而以爲有異於衆人者何哉曰衆人見有所謂物與我也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衆人見有所謂臧與否也孟子曰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衆人見有所謂利與鈍也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衆人見有所謂難與易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也

羅文肅公集卷廿九

七

文三百卅三

則夫君子無物無我無臧無否無利無鈍無難無易也蓋如此曰然則君子者其亦稿木濕灰而已乎曰非也蓋自慈愛以爲吾之仁而已是仁也卽天道之元也辭讓以爲吾之禮而已是禮也卽天道之亨也斷而必行以爲吾義已是義也卽天道之利也知而弗去以爲吾智而已是智也卽天道之貞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物無非我矣嘉會足以合禮否無非臧矣利物足以和義鈍無非利矣貞固足以幹事難

無非易矣故曰君子上達進夫天之道矣無人
也否則汨汨於物我臧否利鈍難易之間則人
也下達事也衆人之所爲也終亦必小人之歸
也謹論

羅文肅公集

卷廿九

八

世不致事也衆人之所爲也終亦必小人之歸
也否限所限於物我臧否利鈍難易之間則人
也下達事也衆人之所爲也終亦必小人之歸
也謹論

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卷三十

南城羅玘景鳴著

祭文

祭丘文莊公文

不肖玘慕公於草野間幾二十年及識公年已四十矣公在太學時而不肖又以例進凡例進之士旣以庸濁混淆清流人所鄙棄雖有卓然自拔亦時無以自明况公宏博雄大之聲又先有以蓋吞一時而凡私相標榜盜名者皆屏息

羅文肅公集

卷三十

一

二百九

拱

歛藏惓惓然恐露頭角如素負其妍而實未自
決者惟恐鑑之懸于前也况遐外寡昧燕以荒
落困憊之餘如不肖者尚何敢影響於公乎不
意公之包荒納汙遂以盈尺之紙瑣屑之辭援
不肖汗溝之中濯以清波襲以芳馨而又風而
飄之不肖至今靜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
不肖之心自以爲父母生之有此身也若微公
也則將委棄沉淪於昧昧中與無是身等耳而
父母亦何賴焉用是思欲效絲毫之報於公前

年丁先人憂家居私作一書首以公歸爲勸情
頗激烈及來拜公公首肯前語不肖感公之不
疑也凡懇章一再上皆從吏不敢依違同於
衆人然天子方確然留公公之去志雖久夫
矣卒亦無如之何而至於此公之文章不肖將
與蔣冕成之而刻以行又將出管窺之見揀以
爲私抄以成公志公之喪天子使臣護馬可
歸也若公之名在後世當必有聞而興起者不
肖何足以知之因拜奠之頃涕泣不知所云公

羅文肅公集

卷三十

二

三百〇四

尚鑒哉

、祭工部張尚書文

於乎公之歿也年已六十六矣仕四十年矣歷
十一官矣外之甸宣度支之是寄內之殿毘神
人之是司時有井降位有崇卑不機發矢激以
爲疾不知雄守雌以爲遲不高城深府以爲異
不破畛域以爲隨不曠風鞭霆以從于險不
循行數墨而一於夷故雖遭勒停而未嘗戚戚
及再起廢而未嘗怡怡於乎公不可復見矣而

凡在僚友於奠公也其誰不悲尚享

祭嘉祐王文

大明正德二年七月壬寅朔二十四日乙丑謹
以庶羞之儀祭于 勅封忠烈武順昭靈嘉祐
王之神維神天子奇骨已著靈標志清民竭死
益咆號廟食百禩日騰英颯我 祖我 宗德
神之靈益崇其宇益隆其稱弗葺而圯今幾霜
星 帝有 明詔守土之臣爰度爰葺易陳爲
新告神始工其在茲晨伏惟尚享

羅文肅公集

卷三十

三

三百

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矩庵文

憶昔 恩榮之宴吾二三子之遇兄也與兄之
弟也自慶以爲得郊與神也軾與轍也握手以
相歡悅也期而望之曰將來之稷與高也旣而
各贅務於郎署宗伯司寇互矜其屬之有才傑
也亦莫若天下士之難可恐喝也而兄旣能得
之於青齊弟又能得之於百粵雖然木實繁者
其枝折前四載也兄與吾曹已流涕而嗚咽矣
暨兄旬宣最功中丞轉轄又皆企踵謂將萃

于一躬而廼夔茲顛越誰無客嶺中年胡憐所
遺子子所最恨者群嘍啾而倚于未亡屬中事
而誰經紀乎大耋嗟乎吾二三子始之期之不
惟觖之而兄之所遭罹者何若是其烈也今於
靈輓啓行是千載永別也羞觴在陳衆蓄之衷
又安能噤不言焉以洩也尚享

祭立文莊公

代英國作

瓊距中原海天萬里誰知有瓊知自公始公學

如海其宏其深孰測其底孰探其琛公識如鑑

羅文肅公集

卷三十

四

旭甫

聽物之來豈惟鼠豹龍肉鶴胎孰爲公文布帛

菽粟孰爲公心虛堂空谷公始來時章逢一儒

今四十年天子三孤公始來時我失先王我

方知兵與公相忘晚同史事日益親公知公爲

人自始至終公之大用維天子知旣已老矣

懇懇以辭辭而不獲遂益其疾乃于邸第奄以

易簣弱兒孤孫偕公以歸我莫以文而寧不悲

祭封少詹事翰林侍讀學士王公文

人有恬退之心以立乎其位難能也而休之以

利害掣之以朋疑雖畢竟於遂也然或無以快
其超然之高此繫其志之勇與不勇有豪傑之
才生于其家難遇也而拘之以世類徃之以習
尚雖畢竟於成也然或無以完其天然之全此
繫其父兄之賢與不賢若公之仕也齟齬不合
超然而歸無復顧忌而且優游於山之顛水之
涯者尚數十年非勇者乎育今少宰先生蚤
爲聞人晚成醇儒以道德文章重天下時且繫
以升降也不賢而能如是乎是可見公之勇也

羅文肅公集

卷三十

五

初三百十三

足爲世之仕者之的而其賢也有陰翊世道之
功踰耄望耄之壽賓詹學士之封生固燁然歿
與生同兪夫 帝有 恩言葬公祭公於乎盛
矣現等十五人者 先生之門人也飲泉芑水
可不知所自邪旣曰知矣而不能執紼以送公
也徒成浩歎而已而又可遂已耶聊因先生之
奔喪也陳辭而附奠焉尚享

祭都給事中屈引之文

夫觀世之人多美則褻雖否亦褻多智則舞雖

否亦舞處顯類驕孰顯弗驕遇進類競孰進弗
競所以鮮令終也引之果有是乎貧能安之而
不求其心退然羸能攝之而不斲其情泊然所
以多壽考也引之果無是乎然則令終而壽也
其引之乎而今也至於斯何也抑壽也者不死
之令名也而古所謂不死者有三焉立德立功
立言是已於乎引之有立德之基而施未究有
立功之漸而位未充有立言之蘊而畜不以發
則世之所謂不死者又殊未可知也吾黨知之
羅文肅公集卷三十

六

初三百字

深者能不爲之悲哉痛於執紼之餘訣之其有
知乎哉寧不亮吾黨之悲哉也酒餞在陳尚享

祭費恭識文

嗚呼公也能以猶子魁天下可謂之善教而豫
處其然又可謂之有識翻然乞身未及其年可
謂之善遯而卒能使生不竟於蠻方又可謂幾
於知幾之神生能使呂梁之民戴之如父母可
謂之仁而沒能使人廟而食之於無窮也又可
謂之入人也深嗚呼吾不暇論其它也是以過

而祭公公其享之哉

祭仲松東先生文

於乎凡人仕不得於君祿不逮養其親教其子而不能以成身罷則無所於歸而食貧是皆有憾乎於其爲人若乃紆金垂紳入兮以寅出兮以昏高振國手保 聖躬于 天閭有母在閭食大官之膳而白頭出則以魚軒當 龍飛之首有仲以吹箎矣而伯又繼以吹壎逮夫明農歲入飽及比鄰噫吾未見其人也於先生獨云

羅文肅公集

卷三十

七

生三百六十五

然人寄以生母恃以終子仰其教鄰忘其躬今先生忽如是也嗟誰之不逢邪我二三子吊于祠部之邱祠部於先生子也於我友也重以文奠焉伏惟尚享

祭李徵伯文

於乎徵伯吾深望子謂子嶷竒駕以勇駛不類凡駑其受勒轡納之劇達一日千里我日衰頹有子足恃恃而翁談動輒以此翁咲不言其亦

以我告南歸心疾於矢徵子經營殆或中

騎而顧我我覩子齒少不宜然而有拆理譬彼
美錦閔以紕類我欲王之使試婦揣我歸三年
如坐井底影響昧昧懲彼搖尾意子如鵬已同
風起忽若有聞恍在夢寐云子何如恐或妄耳
子不可無子不可死且信且疑當食失匕凡今
之人有父在仕作其威聲黃熊蒼兕矧參鈞衡
其又肯已嚶嚶沓沓逆天干紀維子惛惛類寒
峻士敬不妄譽慢不妄毀人人則然邦其興矣
我其比來哭子凡幾表明者誰白頭孔偯大合

羅文肅公集

卷三十

八

生三百卅四

群阡子亦在啓從先人居是謂受祉子有遺文
寧必皆是我選我剔期壽於梓維子勿怖爾叔
爾弟曾祖祖母子聽藝使茶陵李氏毋伍庸鬼
有酒在觴有帛在筐子飲子聽有如易水尚享

祭魯祖司稅公又

洪武初殿于蘭谿任所
過而祭之

夫神當天造草昧群雄逐鹿之秋綽能布昭才
猷克全宗祧于殺人如刈菅蒯之際用以待天
下之清大公小侯囊中物耳矧及真主正大
位又能深自悔藏屢孤召辟瀕九死不得已乃

其隱下僚竟終于位蓋蘭谿其地而司稅其職也時神之子曾孫之祖以三尺之孤克還以祔先塋百年于茲理方竊有祿位實神之遺將大有所發此其始也玆前過茲地尚有衰服不敢以祭茲當北上特假道焉敢就易簣之所陳獻特性暴白前志惟神孤遠之魂洋洋如在以慰曾孫之思尚享

祭胡封君文

良弼之父也

嗚呼朔方虜衝也人挾弓矢迺荼詩書人恃甌

羅文肅公集

卷三十

九

四二八五

寇迺與義俱歸人之女存人之孤葬人之死活人之軀已用以奮而輒踢其翼人資其用而若摧乎枯以若而人如死可贖世百其夫而曾未及下壽溘然長徂雖然享令子之貴而列銜即署其在邊關是爲優乎然某有聞其聲匪造其廬况能執紼而輓其輻車惟寄奠而再三兮悲嗚

祭謝約菴先生文

政莫如猛鄭僑有言公始臨我利斧在前孰爲

鬼賊以邇我公而不糜爛不貫爾儂亦有大肯
不掣於法苟全其人苟累不懾人亦有器觀公
於初如以稿葉投之紅氈及政之成學有新廟
公亦勞止以教以詔山行水宿何有害災有乞
水火里門夜開公旣去矣今三十年巖破鷄出
拚飛戾天縛殺長吏覆城亦多今之爲吏束手
柰何民惟公思公亦可作公在九原公面如昨
矧有令子奔公之喪奠公有文以寄不忘

祭匏庵先生文

羅文肅公集

卷三十

十

四百十九

嗟夫世之矜持門戶多矣任學術者非周則張
或自以爲程朱語文章者非柳則蘓或自以爲
韓歐談詩歌者非梅則黃或自以爲李杜論史
學者非壽則競或自以爲遷固其所以自待者
可謂厚矣而世卒莫之許焉者皆是也維公於
是數者不自以爲名而名歸之不自以爲是而
人師之世卒未有異同者蓋其實不足而外自
飾者終不可以欺天下而實大者雖欲自揀而
卒不可揜若公其人乎然則位不滿其德用不

究其才皆不足爲公少多而公既有以自壽者
如此區區之存歿庵忽聞事耳又何足爲公之
修短也耶玘等公門下士也撮公之大者於酌
奠之間不得不告以慰公于冥漠之表惟公鑒
之

祭吳封君文

維公自泮宮之秀至蜚澤宮之英有用世之階
矣公蓋未嘗不欲仕也自夫學士之第至爲學
士之父有用世之託矣公可以不必仕也自素
羅文肅公集卷三十
十一
封之君至爲實封之君已食用世之報矣公蓋
未嘗不仕也鄉進序於大賓之位齒又望乎大
耄之尊於是而未世歟則爲天之佚之厭世歟
則爲天之息之無不可者也亦何少多於公哉
特某等尚羈縻於留務而令子昔嘗連署於留
司謹因風而寄奠公庶來格而來嘗乎

祭復庵楊先生文

於乎正學之源其堙也久矣先生方其少也力
任濬之疏之予之生也後慨不及其時見負畚

荷鍤者之群郭之也他不足論也謀瘞思骨於
懦夫縮頸吐舌之時其流之瀑于千仞之崖也
抑孰得而郭之也哉然水之性迅極則潏潏有
大小萬頃之陂是亦足矣可以灌溉可以方舟
氣之升也則雲雲之降也雨下土澤萬物三州
之民則亦旣優旣渥旣霑旣足矣其朝宗之勢
蓋旣會百川而東焉所惜者不至于海耳人亦
曰有後昆在不必於其身備焉而以壽考終命
復何憾邪今子與二三子遊又同官於斯也
羅文蕭公集卷二十一
十二

故率鄉之在仕者一寄奠焉尚享

祭簡郎中文

維靈伏而家食時公輔之望旣已起于鄉閭而
達于方嶽卽欲伏而不出乎不可得也及出而
在位讞鞫是司不宥之譽鐵面之稱人人知之
其於公輔之進卽欲忌而尼之者得乎夫何適
轉武銓遽以殞什告是失一公輔之噐不獨鄉
之人其悲凡有識者亦不能不惜也竊因是而
譬之其在家也而不能揜者玉之蘊于石而精

神見于山川然也其在位也而大有聞者利器之無擇於根盤節錯也至于良玉多毀利器必折自古恒恒有之獨今茲哉某等敢於臨輻一奠而道其莫之爲而爲者以慰焉靈其不昧尚享

祭合州貳守高公文

維先生楚產也晚爲翁而秦居將相材也而抑于州縣之躊躇滇夔巴羗梓巴乘而何陋匿名飛語癥屢洗而不汚華人息肩於重役之後驕帥卽擒其私謁之奴薦之者強弩之穿魯縞沮之者蜚丸之混隋珠故於名日就烜赫而與世竟爾崎嶇憶昔執鞭逐馬寅賓父之入鹽河腎皆實念母之劬若夫公居絕苞苴之謁投閑無馱石之儲有子而登於上使多社而食乎天厨將爲麟爲鳳以遨遊於世忽乘彼白雲將何之乎凡我朝紳係情令器不勝愴咽當桃車之行群然一酌尚享

羅文肅公集

卷三十

十三

二頁十五

維公粵產也 天閭是翔奇質也館閣門墻委
珮兮宵垂垂以宮露縈琯兮朝鼎鼎以 當陽
黜披之斬爲涉疑似絕整之歌以其壽張負重
則屢荷鑰孔長執不曰垂橐而入公獨念休之
用光羞可以望盍其無常爾舉桓楹闕彼幽堂
留司在位率酬一觴尚享

祭英國太夫人文

代陸仲英作

延陵有支大鹵之鄙其疑其鍾大宗有子有赫
英邦天作之合天王女妃連以 王牒王亦孔

羅文肅公集

卷三十

十四

二百八十九

武當

天步艱首虜庭姦權厚顏

國有忠

臣家有烈婦立孤嗣爵兵符肘後子壻孫甥三
公群伯祈父衛率咸侍 巾幗踰臺望耄屢

朝

四宮

后有殊錫

帝有崇封實倦含飴

聿思先王違榮神遊維

帝悼傷命中貴來且

賻且弔宗伯司祀司空卜兆慘慘太師執喪哀

毀予末小子僭施葛藟芘我惠我及我實多不

腆致奠其悲柰何

祭費安人余氏文

鞠子非艱教子之惟艱教子非艱成子之惟艱
子也在 國蔚爲士元匪徒士元氣盈區寰其
在於古奚有馬班吾得而友砭愚訂頑非母誰
使之陰德母賢陰祈其年而遽大還士林唐然
吾悲孔酸登堂奠焉文以代言尚享

祭封太孺人黎母文

幸邇令子之溫然雖望慈閣之杳然亦得懿範
之凝然與聞內則之肅然在躬也命服之襜然
在函也 天章之爛然其生也孫曾之侍班然
羅文肅公集卷三十 十五
其歿也嫺賓之哭駢然自今伊始封溝井然松
楸鬱然噫亦盛矣哉圯等不獲與於執紼之後
謹陳辭而遙奠焉尚享

祭吳太安人文

於乎宜人生也有夫之封有子之養有孫之贖
有八十四齡之壽亦旣多祉矣然而不必他州
常之四封容有之義興將來未可必也至於老
而病也病而劇也有孫泣請于 朝以歸省及
旣沒也遂得以視其殯且葬焉則不獨義興它

州或所無也是則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其哀
也人莫不知之雖吾君亦知之於乎可謂盛
矣玆等於其孫之泣請時甚義其行况同年也
同官也且同志也敢因以附奠焉尚享

祭鄭太孺人文 體元母

維宋之子歸鄭之姬今也壽母昔也令妻爲

國命婦作邦女師僮僮珠被炯炯翟衣君子偕
老扶善弼違而遽地下先驅狐狸乃驚符臺五
內崩離泣血叩閭臣失母慈維帝悼念許畢

羅文肅公集卷三十 去

其私祖括徙跣登途南馳我二三子昔同瑣闥
或附驥尾北面彤墀義匹同氣忍能不悲不腆
寓奠靈其鑒之

祭故吳母沈孺人

於乎靈之爲兒比及勝筭旣筭來歸所不及知
及夫子有聲奮翼南畿以其鄉書唾手禮闈與
天下士大廷齊驅何物中秘汪洋而能遍窺
古稱三長爲作史者之樞需然有餘者誰歟夫
子也人亦有言若暉以宴私牝鳴于埭雖有剛

勝孰能與於斯噫是非女德之良者乎副笄六珈偕老是宜南院之行留養舅姑何遽奪之俾夫子之不獲訣於其廬天乎抑人乎南天遥遥安能止夫子之悲聊寄奠焉且將以辭尚享

祭周母文

戴文母

嗚呼大孺人稱未亡人者三十年封太孺人者三年就養京邸者二年壽凡八十五年是其閱世久而多祉也男二人孫男女六人曾孫男女三人中爲御史者一人是其胤嗣昌而貴且賢羅文肅公集卷三十

二十七

也生而制命一章死而學士銘詞一章棘寺行實一章公侯文武大臣奠文一章同臺奠文一章諫垣奠文一章詞垣奠文一章哀詞凡一章詩凡百章是其表見于世彰彰也嗚呼若太孺人可不謂全人也哉如是而返葬于故丘道出于都門當銘旌之一奠猥以文字爲職不可以無言也尚享

祭王大理母文

於乎夫人之生也有踰臺之齒有鼎食之養有

淑人之封殛也。誅以命太史。祭以命宗伯。
莖以命司空。恩數榮名。壽考令終。環松四
境。孰與比隆。亦有白首司天。下平纍纍。齊衰脚
血南行。再拜望奠。維靈之歆。

羅文肅公集卷三十一

二十八

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南城羅玘景鳴著

書劄

寄西涯先生書

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嘗貢書然不敢頗頗者
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
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
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
公身集百詬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
羅文肅公集 卷卅一
二百六十一
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
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
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
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者之罪生亦
甘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緘不覺狂悖干冒
之至

與陸太宰

病夫羅玘再拜太宰陸先生年兄頃寓良鄉蒙
遣价賜問逆旅中增重萬萬已於抵家日裁謝

暨進總邦治雖不可以嫌自踈外然人之持此
恐其私揉雜於胸中蓋十而九病廢林下者何
足卹焉而吾兄天下觀聽顧可易易哉秣於雷
生來貢問豫白此矣慮其途次遷延今尚不知
達否也同窓胡教諭澄沉困士也則特越格少
通姓名渠邵武知縣也沙汰落職外艱起入銓
病夫多口勸之來畢事耳因齎此敘契濶適生
一孫想彼此老懷欲我舍館坐檉陰軒聃也天
上故人問與不問豈吾事邪臨緘不勝企慕之
羅文肅公集卷卅一

二

三百一十

本

至五月二十八日敬具

與毛少宰

獲聞几案有年矣自宦留都參商伊始而尊轍
亦南北靡常候問睽違遂至此勢使然也近覽
會錄方知爲天下國家得人爲方來治本喜
躍移晷莫知其然無何北還之客道天部已迂
文旌吾道行矣疾廢殘軀拭目觀太平指日也
又私喜鄉姪夏主事之得所依歸也又有一鬱
焉可恃不逆吾詐可解也近一覽兵備胡其姓

世寧其名者居官沉毅而邁往利害不計焉邇
爲禦寇掣肘莫遂其志舊痼大作入請歸慮
廟廊惜之必待屢疏而後可則其貧且不能
具僕况屢具僕乎况疾勢劇老父眈眈須壯
子生還還未得父子何如其心也先生仁人也
世孝家也故曰鬱可解也令器近何似令孫有
跨竈資雖竈高齊之可也餘不一一具惟監矚
千萬千萬

與吳廷舉叅政

羅文肅公集

卷卅一

三

全頁六

企踵報命下省懷不寧羈縻賢智太久君子
爲天下惜拔茅征者恐亦解體誰爲國奮庸
熙載耶公輩固無所容心于其間也諸老間有
遺會錄雖會府先得之久矣尊性最喜觀書因
姪孫鈇來敢寄焉永清是月十七日自南豐下
顧渠欲休息兄固久得其衷底矣何埃筆傳耶
功臣錄寄所遺一冊來補報收矣巷居情況無
非杞憂鈇來問則知之餘埃嗣音不宣

與吳東湖都憲

小童回覩教見憂世之戚若在面語也群公骨
久成泥而更成骨者乎杜云皇皇太宗業所立
甚弘達柰何柰何老臣嗚咽連夕幾欲自盡妻
子勸止旦旦望北音地僻聞塞止增憂切切耳
一榻之外尚容人鼾睡周漢大封同姓強本弱
枝我朝設意留一藩代行九廟香果香
乎哉前星炳耀則就國肘腋間可一畧無
血屬乎唐之幾周可監也老臣兩棄首領爲言
之人雖至愚且賤亦未有送命也涯翁恠之鶩

羅文肅公集

卷卅一

四

生三百五

湖於公手奪書不送鶩湖日同事盖洞之故爾
疏中云賊瑾逐榮主當時顧命大臣不死
諍留榮主又云頌瑾功德皆指目涯也平日
極相厚善且德其延譽恩至論國事可不
忠於國而雷同有恩者乎吾處此涇渭判然
矣瑾逐榮主報到南都在行人魏祭家見之
卽流瀆封一帖付祭策瑾必及明日往會房錦
衣約同起兵誅瑾房今尚在仕可覆也河北二
十四郡有二顏今顏其誰乎公今位常伯難可

同庸衆當死 社稷若草草非吾友也言止于
此監之監之

又

駕旋得風聞八駿又將南馭喜而忽憂吾弟忠
憤于今幾人恐不宜以播賑自限也天生豪傑
毋作虛器好事莫到手錯過也病夫老憊弗任
馳騫亦湏明目擇稅駕地蓋山西日脚射平地
萬丈使觀者辟易戰慄而踏暈不亦奇哉前年
一姦雄方睥睨大事者以金鍔織皮來餌幼闇
羅文肅公集 卷卅一 五 初三百六十六

狡校導騎未及晏垂入覺而疾走緣崖谷瞑黑

如溱野燒可數十里投由廬幸旬徒也

與魯少岷太守

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一
日疾中絕筆

僕命在旦夕忽奉此舉甚慰此賊蓄志已久賂
滿私人足畏足畏大健人努力爲之此第一義
也病危不能有助吾兒輩謹從之耳

又

宸濠不軌路人所知頌公早勤勤王老夫快觀
地下矣

與人

東鄉新邑胡靜庵努力經營初若就緒而靜庵以遷去高明踵來風裁一新恨在跬步未能力疾一覲尚有待焉頃沐禮問郵謝未周茲又俯臨敝郡院長端公實在駢軒敝郡守倅丞簿淑慝亟德久矣丐於語次終惠而併幪之不勝感恩

又

斧釜俯指凋郡冠軀城城兵荒之殘不獲迂延

羅文肅公集

卷卅一

六

初三百八十一

光待聆緒論最愧最恨最爾斗郡僅同新造仰國鑿調復元氣久矣調之端在長吏令守病亦漸復無徇其請無聽其去則茲之倡僚率屬以休養其民其郡或少廖乎待議未由敢先其急者惟吾道裁擇萬厓將家子也近如不習水土而病又重以鬱今茲宦情若水斯泮然心甚邁往而步則孔難几坐貉丘輒成朽

棄忽聞軒車至止郊迂庭參迄不能其一惶恐惶恐惟是敝邦凋瘵日加不堪斧鉞未鋒守

令群吏雖僕僕奔走而瑕類班班莫可蓋蔽院
長端公敢假昂言蒙 錦馬卽管蒯非誇比嘉
木也宦休瘦骨不益以一覺之安枕哉過望過
望不宣

與友人論舊事劄

同鄉同年同榮臭味之同意氣相許又同第南
北相去畧差池爾一旦不相信遂若異世然何
哉意者前之同偶同而相許者偶許邪或吾子
自處已躋于至誠無偽之域而視吾輩若亡若

羅文肅公集

卷卅一

七

存之小人不足信邪不知何忍以暗邀人心之
大惡筆之于紙且以告于 君而相加也春秋

書亂臣賊子亦其人去世已久姑取之以垂戒

萬世而非卽顯戮于市也而吾子之言果行則

族誅之罪吾固不得而逃矣賴 先帝明聖寬

而宥之遂使首領獲存于今而尚得與吾子邀

遊于吏隱之地是 先帝奪吾于吾子之手也

明矣借曰彼人者實首焉是彼之辯也彼嘗語

人曰吾子時以文學名於諫垣諸章誰敢居非

獨此也今茲其人雖死而朝之大夫士憶而誦之猶昨日也果誰可舜邪昔陸抗信叔子之不鳩人千古以爲美談吾固不敢爲叔子而吾子於抗如何哉蓋棺事乃定吾固當勉之吾子其明目孰德以應方來可也丈夫事在磊落掀天地而置死生禍福于度外伯夷頌所謂一常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常人毀之則自以爲不足其足爲大丈夫乎久不接論因地相邇偶發素所欲言惟吾子思之吾當自此閉口吾

羅文肅公集

卷卅一

八

子幸俱忘之罪過罪過

與人

時事不敢噴告祇增懊鬱而已風聞賢弟小有違和高卧邸第未料調護若何諒德人協自在天何他之有然棄此以爲進止則潛躍合時獨悞拔援者尼之是則吾所憂也柰何柰何敝郡羅推官考滿至京是官滇南人役志孔高靜正近取未有敢以問於左右厚翁暨諸老因病噎不能一一書德卿今不知何部不可浪書會

丐皆道意也。夏吏部亦不知補何司。或到講席可收入之不獨文之優也。昨歲疝氣苦甚冬來噎作今不食硬飯者月餘大都老境垂垂幸二孫長能言矣。次亦精神逼人恨兒婦以舊九月病弗起茲二乳母早夜鞠之安焉託耳四境寇作最可慮撲之亦非難但中間涉疑似所謂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廟堂憂也記之記之病中不能一一敘唯諒之。十四年正月十日病夫羅玘再拜 敬所先生賢弟

羅文肅公集

卷三一

九

五百九

又

吳東湖今料理夷方皆蒙推轂此行必成功亦國家福也。次終始扶之令兄先生聞給假今在家也有書乞道下意居山久紗帽乞做二頂附便人來夏吏部可數令人問之附更穩

啓

代樊都尉定馬冢宰親啓

伏以地連豫土同氣相求班綴明廷言歸于

好雖秦晉之不相及世猶締昏况將相之爲同

寅禮可義起矣惟太翁閣下 朝廷柱石人物
權衡爲宋著龜驚潞公而欲拜繫唐輕重儼中
令之復生再惟親家座右夙閑鯉對寵寄虎賁
瞻梓及橋光前啓後能不滿假無矜伏波奕葉
之隆顧善引援俯念補袞禰褫之舊鳶微得托
灰冷復然且令孫女蚤藉翠竹蒼梧之蔭實惟
蘭茁其芽而小兒者未解瑤翻碧漱之章所謂
民鮮克舉然所幸者慶衍仙源故其儀之得此
嘉耦倘得依于絳帳鷓虎之譬當明漸可從遊
羅文肅公集 卷三一
十一
舞雩稼圃之言自訥自天作合榮我實多伏念
某相庠晚學貳室末賓叨肺腑于本支功豈橫
行於冒頓司爪牙于肘腋分踰食邑於舞陽差
穀薄陳九物之儀引領拱聽千金之諾伏願自
今伊始詒厥孫謀白首殿邦百辟仰師臣之躩
躒赤心許 國二家樂 聖世之昇平盟如可
寒言猶在耳所有世系合行謹具于左

代樊都尉納采啓

伏以日月際重明之會乾坤當再造之期四方

寧而車同軌書同文二姓合而女有家男有室
其惟太翁台席暨親家座右退公多暇於頷孫
相攸本期於燕姑外雖示無適莫內實暗寓權
衡遂使素無中雀之微能亦獲叨占乘龍之妙
選祇承布諾庸藉水言歲甲子之司權月大火
之在次遂敢託於錐薦忽乃忘於耦舜言以爲
微玄草餘奇之是借禮雖不腆寶藏羨賜之儲
供是非比擬於委禽今則相將於奠鴈親迎詎
大梁之吉上章劄轅乎攝提納採用降婁之柔
羅文肅公集卷三一
十一
林二百五十一

屠維適冠乎協洽豈克耳仰星天而揖俟蓋突
弁因年矢而每催蹶里八鸞敢竊肅離之遺響
渭梁百兩幸追籍輅之芳塵天釐女士封縣君
足矣列侯何必臨光世衍雲仍於宗祐繁馬素
公其傳魁紀情浮於物書不盡言伏惟鑑照

林文肅公集卷三一

其於大梁台

寧而車同軌書同文二姓合而女有家男有室

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卷三十二

南城羅玘景鳴著

策問

擬策問一首

問孔子荅子貢之問政欲存信而去食非謂食之真可去也所以甚言無信無以信諸其民而不可爲政焉爾在易中乎之彖曰信及豚魚其於物之蠢然者且猶信之况於其民乎求其所以爲信之道考之周禮六官之職具不誣已夫

羅文肅公集

卷三二

一

二百九
日生

何後之言治者乃曰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則是朝四暮三之術可施也信亦何時可行之有又曰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易之而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無亦愚其黔首而已矣果何事於信乎且莫信於徒木之予金矣而論者謂其有果於殺之禍莫不信於雲夢之遊矣而當待之有將兵將將之較信果可信以爲安乎有以信爲救饑之術者非之之說是也然則江淮之饑游矣蓋不減於曩昔關陝之一慘矣

而其民之轉徙流亡乃不至如彼之甚者議者
以爲恃有朝廷之大信堅忍以待之而果卒
活于銜命之使者之救之也信以救饑斯其
驗矣非之之說其果是乎或今昔異宜不可行
於昔者顧可行於今歟夫惇信明義隆古之世
爲然而秦漢以還始有不足於信之說無乃隨
其世之升降而升且降之而信有所謂循環者
邪審然今之世古之世也何其幸歟然而存信
以結民心儲蓄以預荒政古今之同條其貫者
羅文肅公集 卷三二 二

有幾古今之相戾者幾何不必泥于陳迹而因
時制宜又未必無其術焉諸生毋徒諉諸氣數
之方隆而莫之講也

擇遜

於乎自夫父有殺其子者則父子爭國世可有
也况兄弟乎由是兄弟有遜國者遜爲吉而爭
爲凶自天子有弑其父者則父子遜死世可有
也况兄弟乎由是兄弟有爭死者爭爲吉而遜
爲凶是故遜君子吉德也在小人爲凶爭小人

凶德也在君子爲吉古台陳廷幹問遜齋之義
予作擇遜以貽之

審力

臨川樂鳴殷出知宣城縣行與羅子別羅子揖
而謂之曰昔秦武王將修宗廟之薦爲鼎者三
上千鈞中百鈞下十鈞進羣臣謀之曰寡人欲
置是於先王之廟必衆人舉之恭乎必一人舉
之恭乎羣臣伏思之對曰必一人者王於是下
令國中曰有能舉千鈞與車百乘百鈞十乘十

羅文肅公集

卷三二

三

君南
三百六

鈞一乘烏獲過之睥睨焉舉十鈞者獲車一乘
歸舍人尤之曰咄胡不舉千鈞而獲百乘也不
然亦百鈞爾獲曰不然獲非難於千鈞也顧獲
之幹固衆人之相差爾而王亦奚信邪王愛
其鼎疑獲之折其足也改而收其令而以衆人
舉之鈞之至廟而已爾獲雖欲一乘且不可况
百乘乎居三日善飲食之進而舉百鈞者獲十
乘歸又居三日益善飲食之進而舉千鈞者獲
百乘歸卒如獲言秦人於是知獲不獨其力也

其用力亦已審也今宣城子之千鈞鼎也慎而舉之積信而待之無欲速焉不如獲之獲一乘以至十乘十乘以至百乘吾不信也鳴殷喜曰吾茲從事於審力矣

斷

唐書大風拔木斷

臣謹按周公居東之未迎也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而林甫之將用也亦然然則善人之退小人之進皆天下將亂之幾也故天爲垂戒使君人者於此警悟而改移之其心仁愛之也至矣然成王知寤而迎周公而玄宗昧焉益進林甫而極用之此周之所以將亂而復治唐之所以將亂而遂亂不可救也歟

唐書殺三子斷

臣謹按父子之道天性也然而至于相夷不少貸如寇仇者何哉寵昵之私勝而讒間之言易以惑也故褒姒寵而宜臼廢驪姬寵而申生死武惠妃寵而太子瑛及二王殺而世方相踵未

已也於乎女之固寵者其初庇其身而已卒之
賊人父子亡天下國家爲莫大之禍如此可不
畏哉而人臣之固其寵者亦然爲人君者不可
不察也

箴

夜氣箴

木本暢也伐之牧之暢者以屯泉本潔也汨之
汲之潔者以渾不伐不牧不汨不汲伊何時乎
惟日之入日之入兮是之謂夜寂焉翕焉二氣
羅文肅公集卷三二 五
融冶凡厥有形無不生者仁義良心孰無之
蔽交於前以誘以移至夜則息始惕而思維其
有思善念克還孰爲禽獸孰爲聖賢一念頃殊
判然天淵嗟此夜氣養之則全不日不月繼之
以年觸類而長萬善足焉

毀譽箴

聞譽而喜其譽轉浮聳毀而喜其毀自錯與其
聞譽孰若聞毀譽或敗德毀可成已彼何人哉
四國流言彼何人哉晝頌萬千

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卷三三

南城羅玘景鳴著

賦

西成賦

庶吉士時作近得稿於張相因錄于此

噫呼嘻天地之大也其惟稼穡之功乎南金提銀海貝蠙珠瓊英琅玕玻瓈火齊炫眸眈目豈不班如玩之不可以潤渴把之不可以療饑况夫萬類瑣瑣以賦形百工矻矻以支離如涉如泥如類如疵何重何輕何補何禪微此稼穡者

羅文肅公集

卷三三

一

星三百

吾不知天地其何如故洪範陳而歸諸土性無逸作而戒乎不知乃若招搖指牝牡乎太白出辰角明潦水欲涸白露其零時則黃雲滿野冉冉離離彪兮駸兮黼兮黻兮甌婁洿邪凹凸昂低既因地而錯落亦隨風而紛披斯亦竒觀也至其種種異狀色色殊科縷數毛舉不勝其多總之名曰禾雖然亦有可名者載諸周詩見於爾雅糜芑稗稗兮秬秠稻秫菰粱兮杭稌審爾穆於早晚配稂莠於稗萑淄澠美惡皂白直假

皆馮藉乎先農與古之司稼更僕興論茲固未
暇且今觀之豐年穰穰伊誰主張實倚怙乎帝
力而真受於蒼蒼然而天與不取或承之殃孽
鹿猿徠往鼯山獾狻狎之與駿羶常渴嘯而譏
號口張囊而腹索齒截鋸而牙刀一有蹂躪遂
成糜糟農乎農乎得不懼乎於是協比伍告族
閭手銜腰鎌整箱飭車或千其耦或萬其夫或
徂隰以徂畛或遵道而遵途足駢駢以蹠蹠聲
沸沸以喧呼較昆陽之戰而少緩視鄒魯之闕

羅文肅公集

卷三三

二

星三百五十三

而頗麓列秉穡於櫛比歛穎粟於貫魚滌滌乎
烈焰之焚漭漭粼粼乎狂飈之捲鄙湖遂乃以
哀以束是任是負我車我牛連連截路敞堅塲
以鎔鈸各奔門而竄戶所餘僅存幾何亦遺積
之與剝穰諒非暴殄乎天物豈無饑烏兮餓鼠
但所惜碾磴之聲方殷而催租之吏已塞於環
堵鷄豚一空庶脫箠楚其或破甌殘罍秒存合
累倒輸富屋寧俟陳腐昇哉富屋之蕪井也亘
環數里且藩且牆亦有高廩以相屬或崇露積

而上襄列行行而糶廩紛磊磊而倉箱從其平
可釋矢衡不倚如截肪唯知封殖而漁獵寧恤
枝瘁而本傷夫民邦之本也毋乎上食民之天
也生於農一人有慶天下爲公貢賦粢盛厥有
常供固匪桀而匪貉一皆酌乎厥中柰何兼井
之徒奪天之功而肆茲寤兇徒使百萬元元苦
骨勞筋痠僂胼胝皴皴疥龜舌未銛乎肥脆腹
未識乎甘葷衣飛蚤虱面涅埃塵鷄鳴出以爲
或晚帶月入以爲猶矐知有父子或忘主賓子
羅文肅公集 卷卅三 三 三百一十七

信請質天公

寬齋賦

楊方震凡方大號齋索予賦之

寬齋主人將營齋廬召匠阿刺忽鹵計之忽鹵
曰粵昔古初巢處穴居棟腐于藪瓦璞于塗孰
店孰櫛孰牖孰樞明胡取諸離婁巧何用乎公

輸吾匠用之未聞也聖人取諸大壯而棟宇興
焉烈山澤取鍛礪液蹒擁腫痲瘡膠瘤過之弗
睨什之弗收萃尊而嶮嶇者必斬修竦而翹脩
者必斬川以浮之輦以致之斧之鑿之方之斲
之礪支泗濱之浮甕礪河濱之埴工不移時役
不終日哉哉乎明堂崑崙乎衢室吾匠氏之能
事也今茲主人爰舉是役寬乎隘乎崇乎庠乎
寗與乎敞明乎樸素乎靡曼乎惟意所都吾將
是圖主人曰若亦知有崑崙乎吾將往構其顛

羅文肅公集

卷三三

四

光緒卅三

焉忽鹵曰吾聞崑崙之顛上負太虛沉瀝陸離
靈光葳蕤日月至其背而蔽虧星纏繞其腹而
縈紆黃河奔如絲之脫軸五嶽峙如母之舖兒
昔夸父逐而不利其反博望遡而竟迷其途鵬
飛兮翅必折駿驚兮幹斯瘖雖有良材萬章健
步千夫不過舉手柳榆撮唇胡盧而已主人之
志寬則寬矣而忽鹵弗之任也主人又曰若亦
知有渤澥乎吾將往構其中焉忽鹵曰吾聞渤
澥之水袞瀆所瀦爰有天地是爲尾閭湯旱

年而不涸堯水九年而無餘其湛天也萬象灼
於經緯其浮地也九州連於舳艫龍伯深宮而
養怪鮫人晝出而泣珠毒霧浮濇兮暑暈腥風
鬱律兮嗷呼卽假桴於宣尼借助於馮夷亦何
勝其鏗鞳壽其支吾也耶主人之志寬益寬矣
雖有粟忽鹵得而食諸乎主人曰噫是非若所
知也雷之伏于地也無聽耳至其震而鼓萬物
破金石搜夔魑簸盪六合有不勝其聲者藏也
雲之腹于山也無見耳至其出而布萬狀冒泰

羅文肅公集

卷三三

五

三百卅三

華翳日月瀾漫八極有不勝其形者歛也是故
歛必有散弛必有張或至眇而不覲或至鉅而
靡藏一吸一呼忽炎倏涼若其欲聞吾之齋乎
維天吾僦維地吾甍兩矐矐良良實曠吾室八方
幢幢實監我墉彩雲漫漫雕椽畫椽明星煌煌
燈籠炬堂四時遞傳而不觸吾之竅際萬彙繁
駭而不克吾之步廊吾於是闢禮門由義路啓
智闢敞仁戶忠信兮吾之藩籬詩書兮吾之府
庫不鑰不扃不干不櫓於何不充云胡外取乃

若疾霆破柱不暇掩耳而吾以爲豆之埒于鎗也靈鷲震掉無所措躬而吾以爲蟻之綠于盎也筆之卓也匡廬之曉礁硯之漭也洞庭之漭瀼閱冬夏於朝昏瞰方輿於指掌吾方有事於斯也若亦能預吾事乎忽鹵帖然自失仰而歎曰吾聞至人幕天席地饑飧風露渴飲涇渭吾始以爲遺誰也信之有司吾斧不足以發其栝絕吾徽不足以銷其痕涸吾思不足以究其制始知曲藝之不可角於君子也於是俛而慙趨羅文肅公集卷三三

六

三百廿

而退而主人方且優哉悠哉不有於物任其去來雖栖遲於一几一榻實夢古帝而外形骸惟其心也無畔無岸無涘無涯亦可埃乎結構而後謂之寬齋

10834



